

支那
撰述

續高僧傳

卷之三

阿

阿

C40

4514

188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唐釋道宣撰

習禪六之餘

本傳七人
附見二人

唐衡岳沙門釋善伏傳十四

代州照果寺釋解脫傳十五

善明
僧裔

潤州牛頭沙門釋法融傳十六

衛州霖落泉釋惠方傳十七

揚州海陵正見寺釋法鸞傳十八

蘄州雙峯山釋道信傳十九

江漢沙門釋惠明傳二十

无礙

无礙

釋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義興人生卽白首性知遠離五歲於安國寺兄才法師邊出家布衣蔬食日誦經卷目覩七行一聞不忘貞觀三年賓刺史聞其聰敏追充州學因爾日聽俗講夕思佛義博士責之對曰豈不聞乎行有餘力所以博觀如不見信請問前聞乃試之一無所滯重爲聯類佛教兩用疎通於是學館傾首何斯人之若斯也後逃隱出家志樂佛法欲罷不能忽逢山水淹留忘返斯因宿習非近學也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幽求至天台超禪師所示

以西方淨土觀行因爾廣行交桂廣循諸州遇綜會諸名僧諮疑請決又上荆襄斬部見信禪師示以入道方便又往廬山見遠公淨土觀堂還到潤州巖禪師所示以無生觀後共暉才二師入桑梓山行慈悲觀又爲鬼神受戒莫噉肉神又降巫者令召伏受戒巫者殺生祀神神打之次死降語曰吾已於伏闍梨受戒誓不食肉如何爲吾殺生慙爾愚癡且恕汝命後更爾者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羶腥常婺州二人同載績麻爲貨至江神所一以蔬祭一欲殺生而未行其麻並濕前蔬祭麻並乾燥於是行人忌憚無

敢肉祭故其授戒功驗人神敬仰有陵犯者立見禍害江淮間屠販魚肉鵝鴨鷄猪之屬受法開放市無行肆官人怪之有義興令素不信嫌伏動衆將加私度之罪伏昆季賂之其人忽卽狗登繩牀衆蛇惱患不久除名往常州筮之卦云由犯賢聖罪不可救其人得急就伏求免永徽二年被括還家然志好出俗見家如獄復往山居苦節翹勤人不堪其憂也衆又屯聚因爲說法讚令行慈不殺者佛教之都門也不能行之若講禮而爲倨傲耳又勸行六道供以先祖諸亡者無越此途又曰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

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常在伏牛山以虎豹爲同侶食蚊蟲爲私行視前六尺未曾顧眄經中要偈口無輟音大約十五觀四明論以爲崖淮顯慶五年行至衡岳意欲求靜返更屯結說法旣久忽告曰一切無常氣息難保夜深各散緣盡當離時不測其言也便返閉而坐爾夜衡州諸寺鐘及笙管鳴聲徹曉道俗咸怪至房關掩乃破而開之見伏端坐久終便以奏聞

釋解脫姓邢臺山夾川人七歲出家依授名匠志在出道唯在禪思遠近訪法無師不詣復住五臺縣照

果寺隱五臺南佛光山寺四十餘年今猶故堂十餘
見在山如佛光華彩甚盛至夏大發昱人眼目其側
不遠有清涼山山下清涼卽文殊師利遊處之地也
有高行沙門曜者年百六歲自云我年五十時與解
脫上人至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寺請見文
殊行至花園北遇一大德形神慈遠徐行東去解脫
頂禮發願我時精神欣喜不暇諮請解脫云已曾三
度親見文殊誠語云汝自悔責若切至必悟道也便
依言自咎晝夜尅責心便安靜又感諸佛見身說偈
曰

諸佛寂滅甚深法

曠劫修行今乃得

若能開明此法明

一切諸佛皆隨喜

因問寂滅法何者是若爲教人令解之諸佛卽隱空
中聲曰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欲究真實法一切
無所見遂依此法化導有緣在山學者來往七八百
人四遠欽風資給弘護四十餘年常在佛光永徽中
卒今靈軀尚在巖然坐定在山窟中又五臺南娑婆
寺南五六里普明禪師獨靜坐禪求見文殊意欲請
法有神人空中告曰汝無神習止可長生龕前取藥
服之可得延壽明懷疑不決後又告曰藥名長松汝

何不服此藥無毒明便依言服之又告同行諸僧已騰空而去厥處見在去恒岳目矚相接又有僧裔禪師者住欣州秀容建國寺恒於定襄來望人山南坐禪餌藥年將八十道俗尊仰不知志入何法而興歎者號不可思議人其山靈泉望迹石上見在祈福者衆永微中有人無目不知何來彈琵琶誦法華一部向望人山手彈口誦以娛此山亦不測其然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翰林墳典探索將盡而姿質都雅偉秀一期喟然嘆曰儒道俗文信同糠粃般若止觀實可舟航遂入茅山依旻法師剃除

周羅服勤請道旻譽動江海德誘幾神妙理真筌無所遺隱融縱神挹酌情有所緣以爲慧發亂縱定開心府如不凝想妄慮難摧乃凝心宴默於空靜林二十年中专精匪懈遂大入妙門百入總持樂說無盡趣言三一懸河不窮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無缺寸陰數年之中息心之衆百有餘人初構禪室四壁未周弟子道綦道憑於中攝念夜有一獸如羊而入騰倚揚聲脚踏二人心見其無擾出庭宛轉而遊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目如星火舉頭楊

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
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羣鹿依室聽伏
曾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故慈
善根力禽獸來馴乃至集于手上而食都無驚恐所
住食厨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
指東嶺曰昔遠公拄錫則朽壤驚泉耿將整冠則枯
甃還滿城感所及豈虛言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
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卽激引
登峯趣釜經廊此水一斗輕餘將半又二十一年十
一月巖下講法華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

水內獲花二莖狀如芙蓉璨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
失之衆咸歎仰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
僧衆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推理義地忽
大動聽侶驚波鐘磬香牀並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
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融
謂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
辭而不免遂出山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
擊石涌砂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
凋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
四道俗哀慕宮僚軫結二十七日窆於雞籠山幢蓋

笳簫雲浮震野會送者萬有餘人傳者重又聞之故
又重緝初融以門族五百爲延陵之望家爲娉婚乃
逃隱茅岫炁師三論之匠依志而業又往丹陽南牛
頭山佛窟寺現有辟支佛窟因得名焉有七藏經書
一佛經二道書三佛經史四俗經史五醫方圖符昔
宋初有劉司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訪寫之永鎮山寺
相傳守護達於貞觀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燒五十餘
里二十餘寺并此七藏並同煨燼嗟乎回祿事等建
章道俗悼傷深懷惻愴初融住幽栖寺去佛窟十五
里將事尋討值執藏顯法師者稽留日夕諮請經久

許之乃問融所學并探材術遂寄詩達情方開藏給
於卽内外尋閱不謝昏曉因循八年抄畧粗畢還隱
幽栖閉關自靜房宇虛廓惟一坐敷自餘蔓草苔莓
擁結坐牀塵高二寸寒不加絮暑絕追涼藉草思微
用畢形有然而吐言包富文藻綺錯須便引用動若
珠聯無不對以宮商玄儒兼冠初出幽栖寺開講大
集言詞博遠道俗咸欣永徽中江寧令李修本卽右
僕射靜之猶子生知信向崇重至乘欽融嘉德與諸
士俗步往幽栖請出州講融不許乃至三返方遂之
舊齒未之許後銳所商榷及登元座有光前僕答對

若雲雨寫送等懸河皆曰聞所未聞可謂中興大法於斯人也聽衆道俗三千餘人講解大集時稱榮觀爾後乘茲雅聞相續法輪邑野相趨庭宇充闔時有前修負氣望日盱衡乍聞高價驚惶府俞來至席端昌言徵責融辭以寡薄不偶至人隨問答遺然猶謙挹告大衆曰昔如來說法其理猶存人雖凡聖義無二准何爲一時一席受道之衆塵沙今雖開演領悟之賓絕減豈非如行如說心無累於八風如說如行情有薄於三毒不然將何自拔耶聞者撫心推測涯極故使聽衆傾耳莫不解形情醉初武德七年輔公

託跨有江表未從王政王師薄伐吳越廓清僧衆五千晏然安堵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入賊諸州僧尼極廣可依關東舊格州別一寺置三十人餘者遣歸編戶融不勝枉酷入京陳理御史韋挺備覽表辭文理卓明詞彩英贍百有餘日韋挺經停房公伏其高致固執前迷告融云非謂事理不無但是曾經自奏何勞法衣出俗將可返道賓王五品之位俯若拾遺四千餘僧未勞傷及融確乎不拔知命運之有窮旋于本邑後方在度又弘護之誠喪形爲本畧出一兩示其化迹永徽之中睦州妖女陳碩真邪術惑人傍誤

良善四方遠僧都會建業州縣搜討無一延之融時居在幽巖室猶懸磬寺衆貧煎相顧無聊日漸來奔數出三百舊侶將散新至無依雖欲歸投計無所往縣官下責不許停之融乃告曰諸來法侶無問舊新山寺蕭條自足依庇有無必失勿事羈離望剎知歸退飛何往並安伏業禍福同之何以然耶並是捨俗出家遠希正法業命必然安能避也近則五賊常逐遠則三獄恒纏心無離於倒迷事有障於塵境斯爲巨蠱志異驅除安得瑣瑣公途繫懷封著並隨本志無得遠於幽林融以僧衆口給日別經須躬往丹陽

四告士俗聞者割減不爽祈求融報力輕強無辭擔負一石八斗往送復來日或二三莫有勞倦百有餘日事方寧靜山衆恬然無何而散于時局情寡見者被官考責窮刻妖徒不能支任或有自縊而死者而融立志滔然風塵不涉客主相顧讚會琴瑟遂得釋然理通情洽豈非命代開士難擁知人寒木死灰英英間出寔斯人矣時有高座寺亘法師陳朝名德年過八十金陵僧望法事攸屬開悟當塗融在幽栖聞風造往以所疑義封而問曰經中明佛說法言下受悟無生論中分別名句文相不明獲益法師受佛遺

寄敷轉法輪如融之徒未聞靜惑爲是機器覆塞爲是陶化無緣明昧迴遑用增虛仰必願開剖盤結伏志遵承且良久慙然告曰吾昔在前陳年未冠肇有璀璨師王臣歸敬登座控引與子同之吾何人哉敢當遺寄遂爾而散融還建初寺潛結同倫亘重其道志策杖往尋旣達建初寺有德善禪師者名稱之士喜亘遠來歡愉談詡而善與融同寺初未齒之亘曰吾爲融來忽輕東魯乃召而問之令敘玄致卽坐控舉文理具揚三百餘對言無浮采於是二德嗟詠滿懷仍於山寺爲立齋講然融儀表瓌異相越常人頭

顱巨大五岳隆起眉目長廣頰頰濃張龜行鶴視聲氣深遠如從地出立雖等倫坐則超衆衣服單素纔得充軀肩肘絕綿動逾累紀嘗有遺者返而還之而心用柔輒慈悲爲懷童稚之與耆艾敬齊如一屢經輕惱而情忘瑕不顧曾有同友聞人私憾加謗融身詈以非類乃就山說之融曰向之所傳總是風氣出口卽滅不可追尋何爲負此虛談遠傳山藪無任爲本願不干心故其安忍刀劒情靈若此或登座罵辱對衆誹毀事等風行無思緣顧而顏貌熙怡倍增悅懌是知斥者故來呈拙光飾融德者乎傳者抑又聞

之昔如來說化加誨沸騰或殺身以來誚或繫杵以生誹滅迹內以死蟲反說面欺大聖斯徒衆矣而佛府而隱之任其訕誹及後過咎還露或生投地穴或死入泥犂天人之所共輕幽顯爲之悲慟而如來光明益顯金德彌昌垂範以示將來布教陳於陸海融嘗二十許載備覽群經仰習正覺之威容俯聆喋喋之聲說陀那之風審七觸之安有剎那之想達四選之無停固得體解時機信五滓之交貿覽其指要聊一觀之都融融實斯融斯言得矣

釋惠方姓趙冀州信都來強人七八歲便思出俗年

九歲投蘇門淋落泉寺居然靜志衆侶怪其特高遂授以九次十想隨聞斂念仍受此法至涉炎涼隋文后崩西京立寺遠徵入任厚禮供焉而雅志不渝山林綴想雖遇匠石無緣運斤舊所禪徒虛懷鶴望大業六年辭還本寺門侶雲結請道如山隋季不靜巖穴丘陵移居汲郡之隆善寺及皇運大昌天下無事又與門人修緝舊所遂使松門石棟巖室風窻並得經綸更新雲構曾於廊下言及幽微沙彌伏階密聽空中聲曰何忽沙彌在此伏聽懼驚起又被打擊經宿乃甦其感靈祥如此例也以貞觀二十一年冬初

終於所止春秋九十有三初未終前忽有異香縈於巖室氛氲三日衆不惻恰終香歇以其月十七日葬州北十里圓岡之陽

釋法嚮姓李揚州海陵葛岡人形長八尺儀貌魁傑眉目秀異立性威嚴言不安發足下有黑子圓淨分明相者曰長爲軍將仍有重名於天下也年十六辭親出家卽事精苦與人卓異尼嫗叅禮未嘗與言戒行清淨誦法華通攝山栖霞寺恭禪師住法後賢衆所歸仰承名延致於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懺嚮依法行三七專注大獲瑞應知而不言恭旣入京

嚮還江北海陵寧海二縣各延供養隋末海陵大寧寺僧智喜開房延入於中靜坐晝卧驚起曰火發喜四出顧視了無嚮曰吾患耳妄聞耶明日晝驚如此三度遂東還寧海去後李子通賊破縣燒寺如所告焉大蟲傷害日數十人乃設禳災大齋忽有一虎入堂搏一人將去嚮逐後喚任何造次今爲檀越設齋可放此人依言卽放諸虎大集以杖扣頭爲說法於是相隨遠去又欲往天台尋智者古迹謂弟子曰吾雖欲至天台而不達在江南一山中西北望見一城及過江至江陰縣道俗留連於縣東南山起寺號曰

定山便經年稔後天下漸安又還海陵鹽亭百姓留之有小孤山出地百仞四面無草木於前立寺名爲正見處之貞觀四年冬初謂門人曰吾與汝別近夢惡將不起矣遂卧二十日忽起索湯盥浴剃髮自辰至酉面西而終年七十八將終謂弟子曰吾願以身施諸鳥獸此無林木食若不盡穢人眼目可埋山西南及依往埋掘便值石盤薄無由又更試掘遂得一處凹陷石上恰得容身因厝中置塔其上嚮生常日投陀林野馴伏猛獸觀想西方口唱南無佛不多說法隨緣一兩句有災祥者令避託以夢想所見貞觀

二年有常州人往幽州見一女人問海陵嚮禪師健不又問識耶答不識女人以烏絲布頭巾用寄嚮師此人遇患經年不至嚮預知之每歎息那不至耶人至江陰附頭巾與海陵人將至其處乃令弟子逆之恰至門首相值以巾付還嚮得巾執玩咨嗟裂破付弟子人得一片有不得者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私度不出者斬聞此咸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得者現今出家其年大雪深數尺告弟子曰吾須新菜弟子曰雪深叵得曰上山求之可有如言上山數里至一樹下皆是青菜取之而返預知皆如此也

釋道信姓司馬未詳何人初七歲時經事一師戒行不純信每陳諫以不見從密懷齋檢經於五載而師不知又有二僧莫知何來入舒州皖公山靜修禪業聞而往赴便蒙授法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往羅浮不許相逐但於後住必大弘益國訪賢良許度出家因此附名住吉州寺被賊圍城七十餘日城中乏水人皆困弊信從外入井水還復刺史叩頭賊何時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令合城同時合聲須臾外賊見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絕倫思欲得見刺史告曰欲見大人可自入城羣賊卽散旣見平定欲往衡岳路次

江州道俗留止廬山大林寺雖經賊盜又經十年斬州道俗請度江北黃梅縣衆造寺依然山行遂見雙峯有好泉石卽住終志當夜大有猛獸來繞並爲授歸戒授已令去自入山來三十餘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刺史崔義玄聞而就禮臨終語弟子弘忍可爲吾造塔命將不久又催急成又問中未答欲至中衆人曰和尚可不付囑耶曰生來付囑不少此語纔了奄爾便絕于時山中五百餘人並諸州道俗忽見天地闇冥遶住三里樹木葉白房側梧桐樹曲枝向房至今曲處皆枯卽永徽二年閏九月四日也春秋七

十有二至三年弟子弘忍等至塔開看端坐如舊卽移往本處于今若存

釋惠明姓王杭州人少出家遊道無定所時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遠近奔隨明於法席二十五年衆侶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二十餘載時共目之青布明也翹勇果敢策勤無偶後至蔣州巖禪師所一經十年諮請禪法在山禪念經雪路塞七日不食念言吾聞不食七日便死今明知業也若業自在可試知之以繩自懸於高崖怳怳如人割斷因落崖底如人擎置一無所損復至荊州四望山頭陀二虎交鬪自

往分解冬夏一服行止形俱所去無戀卽經所謂如鳥凌空喻斯人矣誦思益經依經作業近龍朔年從南山出至京遊觀與其言論無得爲先不久旋返云往江曲依閑修道莫知定所

此論元遺在二十卷內今竹堂校證合在此卷之後

論曰經不云乎禪智相遵念慧攸發神遊覺觀感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但由欲界亂善性極六天色有定業體封八地通爲世結愛味不殊莫非諦集重輕故得報居苦樂終是輪迴諸界未曰決有超生且據亂靜二緣故畧分斯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六邪

諸道將欲厭煩栖慮莫不依乎初定良以心殊麤妙
慧開通局遂有總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自釋教道
東心學唯眇逮於晉世方聞睿公故其序云慧理雖
少足以開神達命禪法未傳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
地時翻大論有涉禪門因以情求廣其行務童壽弘
其博施乃爲出禪法要解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
曇影道融厲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心於江東山栖
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僧羣顯異雖復攝心
之傳時或漏言而茂績芳儀更開正級不可怪也逮
于梁祖廣闢定門搜揚寓內有心學者總集揚都校

量深淺自爲部類又於鍾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
心之侶栖閑綜業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慧詞鋒所
指波涌相凌至於徵引蓋無所籌可謂徒有揚舉之
名終虧直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聖垂教正像爲
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時固絕條緒其次不
倫方稱末法乃遵戒之行斯爲極也請爲陳之因爲
敘曰原夫正像東設被在機緣至於務道無時不契
然教中廣敘信法兩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分
位若能返源體道深厭諸有學與佛世其德齊焉故
初千年爲正法也卽謂會正成聖機悟不殊第二千

年依教修學情投漸鈍會理叵階攝靜住持微通性
旨然於慧釋未甚修明相似道流爲像法也第三千
後末法初基乃至萬年定慧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
護相等禪蹤而心用浮動全乖正受故並目之爲末
法也善見所述法住萬年護持紹世斯蹤可錄若依
摩耶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論也約相兩敘矛盾
乖蹤就緣判教各有其致至如世情煩掉人顯鋒奇
纔數攝持皆耽昏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卽目
易觀未遑誠教善見萬載亦是明規准法具修義無
不獲故論敘云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五千年但遵

戒法前據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諒有從也後在
事亂相法住持何能入道故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
則世業難成想寂離緣則理自清顯涅槃敘定豈不
然哉故使聚落宴坐神仙致譏空林睡卧羣聖同美
誠以託靜求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成
論明誥斯可師之世有定學妄傳風教同纏俗染混
輕儀迹卽色明空旣談之於心口體亂爲靜固形之
於有累神用沒於詞令定相腐於脣吻排小捨大獨
建一家攝濟住持居然乖僻智論所叙前傳具彰頃
世已來宗斯者衆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頓絕慮

之鄉乎所以託靜栖心羣籍皆傳其靈異處喧攝慮
今古未彰其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獨盛僧稠周
氏關中尊登僧實寶重之冠方駕澄安神道所通制
伏強禦致令宣帝擔負傾府藏於雲門冢宰降階展
歸心於福寺誠有圖矣故使中原定死剖開綱領惟
此二賢接踵傳燈流化靡歇而復委辭林野歸宴天
門斯則挾大隱之前蹤捨無緣之高志耳終復宅身
龍岫故是行藏有儀雅屬有菩提達磨者神化居宗
闡導江洛大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
然而誦語難窮厲精蓋少審其慕則遣蕩之志存焉

觀其立言則罪福之宗兩捨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
輪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言
乎然而觀彼兩宗卽乘之二軌也稠懷念處清範可
崇磨法虛宗玄旨幽蹟可崇則情事易顯幽蹟則理
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
繁云之儔差難述矣義當經遠陶冶方可會期十住
羅穀抑當其位褊淺之識隨墮之流朝入禪門夕弘
其術相與傳說謂各窮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是知
慮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妄境域心斯是不能返照
其識浪執境緣心靜波驚多生定障卽謂功用定力

所知外彰其說逞慢慢惑此則未閑治障我倒常行
他力所持宗爲正業真妄相迷卒難通曉若知惟心
妄境不結返執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胥徒安可論道
有陳智曜師仰慧思思實深解玄微行德難測曜亦
頗懷親定聲聞于天致使陳氏帝宗咸承歸戒圖像
營供逸聽南都然而得在開弘失在對治宗仰之最
世莫有加會謁衡岳方陳過隙未及斷除遂終身世
隋祖創業偏宗定門下詔述之具廣如傳京邑西南
置禪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給來儀名德咸悉暮年
有終世者無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二世續曆

又同置寺初雖詔募終雜講徒故無取矣當朝智顗
亦時禪望鋒辯所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廷勞冠朝列
不可輕矣至如慧超之將虎鬚道舜之觀牛影智通
之感奇相僧定之制強賊節操如鐵石志槃等雲霄
備彰後傳略爲盡美又如慧瓚禪王嘉尚頭陀行化
晉趙門庭擁盛威儀所擬無越得宗神解所通法依
爲詣故得理事符允有契常規道有衰隆固爲時喪
致延遑帝沒齒亡歸頃有志超卽承瓚胤匡讚之德
乃跨先模弘訓之規有淪其緒故使超亡其風頽矣
觀夫慧定兩級各程其器皆同佛日無與抗衡然於

祥瑞重沓預覲未然卽世恬愉天仙叶衛誠歸定學
蓋難奪矣頃世定士多削義門隨聞道聽卽而依學
未曾思擇扈背了經每緣極旨多虧聲望吐言來誚
往往繁焉或復耽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
滅惑肩頸掛珠亂搢而稱禪數衲衣乞食綜計以爲
心道又有倚託堂殿遶旋竭誠邪仰安形苟在曲計
執以爲是餘學並非冰想鏗然我倒誰識斯並戒見
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增愚魯向若纔割世網
始預法門博聽論經明閑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准
聖言動則隨戒策修靜則不忘前智固當人法兩鏡

真俗四依達智未知寧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禪
則衡嶺台崖扇其風也復有相述同好聚結山門持
犯蒙然動掛刑網運斤揮刃無避種生炊爨飲噉寧
慚宿觸或有立性剛猛志尚下流善友莫尋正經罕
讀警聞一句卽謂司南昌言五住久傾十地將滿法
性早見佛智已明此並約境住心妄言澄淨還緣心
住附相轉心不覺心移故懷虛託生心念淨豈得會
真故經陳心相飄鼓不停蛇舌燈焰住山流水念念
生滅變變常新不識亂念翻懷見網相命禪宗未閑
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致使講徒例輕此類故世

諺曰無知之叟義指禪師亂識之夫共歸明德返迷皆有大昭隨安普翳真科不思此言互談名實考夫定慧之務諒在觀門諸論所陳良爲明證通斯致也則離亂定學之功見惑慧明之業若雙輪之迷涉等真俗之同遊所以思遠振於清風稠實標於華望貽厥後寄其源可尋斯並古人之所同錄豈虛也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彥見德宗林

音釋

翫

孤猛切

炅

古迴切

甃

側救切

訕

訕訕切

訕

訕訕切

訕

訕訕切

訕

訕訕切

非議

眇

音面邪視也

喋

徒協切

喋

喋喋切

瞥

匹獲切

瞥

瞥瞥切

瞥

瞥瞥切

瞥

瞥瞥切

丹陽居士賀學易施刻此卷計七千八百零七字該銀四兩零八分真州釋道一對陶孟續刻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唐釋道宣撰

明律上

正傳十五人附見十二人

梁楊都天竺寺釋法超傳一

鍾山雲居寺釋道禪傳二

齊鄴下大覺寺釋惠光傳三

道雲馬居士

道暉

鄴東大衍寺釋雲隱傳四

洪理

道樂

陳楊都光宅寺釋曇瑗傳五

楊都奉誠寺大律師釋智文傳六

隋并州大興國寺釋法願傳七

道龕

道行

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傳八

蔣州奉誠寺釋道成傳九

西京延興寺釋通幽傳十

西京大興善寺釋洪遵傳十一

道洪洪淵

洪勝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覺朗傳十二

海藏法鑑

唐始州香林寺釋惠主傳十三

京師勝光寺釋智保傳十四

益州龍居寺釋惠詵傳十五

釋法超姓孟氏晉陵無錫人也十一出家住靈根寺幼而聰穎篤學無倦從同寺僧護修習經論而雅有

深思幽求討擊學論歸鄉貧無衣食乞匄自資心性柔輒勞苦非慮晚從安樂寺智稱專攻十誦致召命家語其折中者數過二百自稱公歿後獨步京邑中歲廢業頗失鴻緒後復綴講衆重殷矣帝謂律教乃是像運攸憑學慧階漸治身滅罪之要三聖由之而歸必不得闕如閉目夜行常懼蹈諸坑塹欲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獎心以超律學之秀救爲都邑僧正庶其弘扇有徒儀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廣臨事難究聽覽餘隙遍尋戒檢附世結文撰爲一十四卷號曰出要律儀以少許之詞網羅衆部通下梁境

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於名解於平等殿
敕超講律帝親臨座聽受成規以衆通道俗恐陷於
愆目但畧舉綱要宣示宏旨三旬將滿文言便竟所
以導揚祕部弘悟當機遂得四衆移心朝宰胥悅至
七年冬卒於天竺任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敕疏
慰并令有司葬鍾山開善寺墓

釋道禪交趾人早出世網立性方嚴修身守戒冰霜
例德鄉族道俗咸貴其克已而重其篤行仙洲山寺
舊多虎害禪往居之此災遂遠聞齊竟陵王大開禪
律盛張講肆千里引駕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

雄道傑禪傳芳藉甚通夜不寐思叅勝集造奉真筌
乃以永明之初遊歷京室住鍾山雲居下寺聽掇衆
部偏以十誦知名經畧道化僧尼信奉故有稜威振
發以見聲名恬愉誘悟議于風彩都邑受其戒範者
數越千人常聽之徒衆不盈百兼樂滅覺觀亟留幽
谷動踰宵景方尋顧步加復蔬食弊衣華無布口有
濟芳美者便隨給貧病知足之富豈得過焉未居于
寺舍屏迹山林不交榮世安苦立行人以爲憂而禪
不改其樂也以大通元年卒于山寺春秋七十矣
釋惠光姓楊氏定州長盧人也年十三隨父入洛四

月八日往佛陀禪師所從受三歸陀異其眼光外射如燄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誦經光執卷覽文曾若昔習旁通博義窮諸幽理兼以劇談譎詭態出新奇變動物情時談逸口至于夏末度而出家所習經誥便爲人說辭旣清靡理亦高華時人號之聖沙彌也因獲利養受而還施師爲掌之尋用復盡佛陀曰此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不禁諮教誠敬而異焉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節讚毀得失聲色不渝衆益器之而美其遠度陀曰此沙彌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經論必

輕戒網邪見滅法障道之源由是因循多授律檢先是四方未廣宣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部製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宏宗無聞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及年登冠肇學行畧周常聞言不通華登戒便阻乃往本鄉進受具足博聽律部隨聞奉行四夏將登講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詞理精玄漸染津流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也義須廣周羣部乃從辯公叅學經論聽說之美聲颺趙郡後入洛京搜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微患爲心計之勞事須文記乃方事紙筆綴述所聞兼以意量叅互銷釋陀

以他日密觀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今觀神器已成可爲高明法師矣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會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至後合翻事在別傳光時預霑其席以素習方言通其兩諍取捨由悟綱領存焉自此地論流傳命章開釋四分一部草創基茲其華嚴涅槃維摩十地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演導然文存風骨頗畧章句故千載仰其清規衆師奉爲宗轄矣司徒高傲曹僕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馬令狐子儒等齊代名賢重之如聖常遇亢旱衆以

聞光乃就嵩岳池邊燒香請雨尋卽流霑原隰民皆利之又爾朱氏舉兵北伐徵稅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敢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衆屯塞以命直往語世隆曰若當行此稅國事不在言旣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幽顯爲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國僧都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爲國統將終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旣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知乃終相因斯垂念四旬有餘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十矣光常願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絕大見天宮來下遂乃投誠安養溘從斯卒自光立志貞

靜堅存戒業動止安詳衣裳附帖晝夜存道財無盈尺之貯滌除便穢誓以報盡爲期偏重行宗四儀無妄其法潔已獨立七衆深崇其操自正道東指弘匠於世則以道安爲言初緇素革風廣位聲教則惠光抑其次矣凡所撰勝鬘遺教溫室仁王般若等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引之以爲義節并羯磨戒本咸加刪定被於法侶今咸誦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章仁王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肅見重時世學士道雲早依師稟奉光遺令專弘律部造疏九卷爲衆所先成匠極多流衍彌遠加

以威容嚴肅動止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又光門人道暉者連衡雲席情智傲岸不守方隅畧雲所製以爲七卷聞以意會健度推焉故諺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中間著所以是也並存亡失緒嘉績莫尋可爲悲哉時光諸學士翹穎如林衆所推仰者十人投選行解入室唯九有儒生馮袞光乃將入數中袞本冀人通解經史被貢入臺用擬觀國私自惟曰玄素兩教頗曾懷抱至於釋宗生未信重試往候光欲論名理正值上講因而就聽矚其威容聆其清辯文句所指遣滯爲先卽坐盡虔傷聞其晚頓足稽顙畢命

歸依然其攻擊病源深明要害我爲有本偏所長驅
每有名勝道俗來資法藥袞隨病立治信者銜泣故
其言曰諸行者不得信此無明昏心覓長覓短聽經
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過惡不求其長則吾
我漸歇特須分疎勿迷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
道少過便卽瞋他常須看心自己多過若思量者雖
在世間無有滋味終無歡心以味喪我何由有樂此
心將我上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家如愛
奴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作使覓名利造疽妬
也故經云常爲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

不救急也時有私寫其言者世號捧心論焉亦有懷
本於曾逢境終忘者無勤勵故耳袞在光門低頭斂
氣常供廚隸日營飯粥奉僧旣了盪滌凝澱溫煮自
資微有香美便留後供夜宿竈前取蒿一束半以藉
背半以坐之明相纔動粥便已熟無問陰晴此事常
爾午後擔食送彼獄囚往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稠
人廣衆率先供給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其要務莫
不預焉口隨說法初不告倦遂卒光門

釋曇隱姓史河內人也少厭塵俗早遊佛寺崇奉誠
約誦習羣經凡三十萬言日夜通准以爲常業及年

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精勵彌久穿鑿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染變通遂爲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超步京鄴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爲之造寺延任供給未還漳濱闡揚斯教僕射高隆之加禮榮異行臺侯景又於鄴東爲造大衍寺重引處之弘播戒宗五衆師仰隨問判決文義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氣調宏逸或擬連衡故鄴中語曰律宗明畧唯有隱樂其爲世重如此而隱性樂獨遊不畜子弟財無尺貯袒背終身衣鉢恒隨誠均鳥翼顧旋身轉取譬象廻通律持律時

唯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城大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餘皆宗其軌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氣獨架詞彩嚴正預在論擊罕不喪輪著鈔兩卷時共同祕後爲沙門智首開散詞義雅張綱目合成四卷所在咸誦云

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才術縱橫子史周綜自幼及長以聽涉馳名數論時宗並經陶述而威嚴羣小不妄登臨矜持有功頗以文華自處時或規諫之者瑗因擺撥前習專征鄙倍弦韋所詰驗于耳目由是名重京邑同例欽焉以戒律處世任持爲要乃從

諸講席專師十誦功績既著學觀斯張自爾恒當元
宰鎮講相續有陳之世無與爲隣使夫五衆揖其風
猷七貴從其津濟瑗有之矣常徒講衆二百餘人宣
帝下詔國內初受戒者夏未滿五皆叅律肆可於都
邑大寺廣置聽場仍敕瑗公總知監檢明示科舉有
司准給衣食勿使經營形累致虧功績瑗既蒙恩詔
通誨國僧四遠被徵萬里相屬時卽搜擢明解詞義
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衆齊三百于斯時也京邑屯
闢行誦相誼國供豐華學人無弊不踰數載道器大
增其有學成將還本邑瑗皆聚徒對問理事無疑者

方乃遣之由是律學更新上聞天聽帝又下敕榮慰
以瑗爲國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辭以任敕特許之而
栖託不競閉房自檢非夫衆集不忘經行慶弔齋會
了無通預山泉林竹見便忘返每上鍾阜諸寺修造
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偃法師傲岸泉石偏見
朋從把臂郊垌同遊故苑瑗題樹爲詩曰丹陽松葉
少白水忝苗多浸淫下客淚哀怨動民歌春蹊度短
葛秋浦沒長莎麋鹿自騰倚車騎絕經過蕭條肆野
望惆悵將如何偃續題曰龍田留故苑汾水結餘波
悵望傷游目辛酸思緒多涼飈慘高樹濃露變輕蘿

澤葵猶帶井池竹下侵荷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歌
璦以太建年中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微疫將
現便告衆曰生死對法凡聖俱纏自非極位有心誰
免今將就後世力不相由願生來講誨分有冥功彼
我齊修用爲來習不爾與世沉浮未成通濟幸諸梵
行同思此言終事任量可依成教言訖端坐如定歎
然已逝道俗悲涼歎其神志明正不偶緣業有勅依
法焚之爲立白塔建碑于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
磨疏各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卷見行於世間
釋智文姓陶丹陽人母齊中書院韜女也懷文之始

夢觀梵僧把松枝而授曰爾後誕男與爲麈尾及文
生也卓異恒倫志學之年依寶田智成以爲師傳旣
受具後專構玄津以戒足分爲五乘律檢開成七衆
豈止通衢生死亦乃組轡道場義須先精方符佛意
值奉誠僧辯威德冠衆解行高物外傳業之威獨步
江表推其領袖則大明彖公文初依辯學後歸彖下
十誦諸部罔弗通練以梁大同七年靈味瓦官諸寺
啓敕請文於光業寺首開律藏陳郡殷鈞爲之檀越
故使相趨常聽二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地于閩
下復光嶺表時僧宗法准知名後進皆執卷請益又

與真諦同止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邊俗信心於斯風革酒家毀其竿器漁者焚其罟網僧尼什物於是備焉有陳馭寓江海清宴講授門徒彌繁李代宣帝命旅尅有淮淝一戰不功千金日喪轉輸運力遂倩衆僧文深護正法不懼嚴誅乃格詞曰聖上誠異宇文廢滅三寶君子爲國必在禮義豈宜以勝上福田爲胥下之役非止延敵輕漢亦恐致罪尤深有敕許焉事卽停寢爾後凡所詳奏莫非允愜理衆擯罰咸符時要尚書令濟陽江總踵道造房無爽旬月是知學而有祿德必有隣法位宜昇衆望悅矣大

隋革運別降綸言旣屏僧司憲章律府大軍之後荆棘攸生十濫六羣滋彰江表文又案法澄剪尋得無聲深可謂少壯免白髮之妖穉莠絕青田之歲矣前後州將甫及下車皆尊仰年德罕不修敬柱國武山公郭衍祇敬倍常躬攜妻子到寺檀捨盛設法齋請敷律題抑揚剖析有克拔之姿聽侶千餘罔不嗟伏以開皇十九年二月二十日遷神于寺房春秋九十有一卽窆寺之南山東壟與辯律師墓相望自文之據道也器宇剛物風範肅人戒品圓淨處斷明白然剖析章句詞省義富衆家修撰罕有出其右者又金

陵軍火遺燼莫留乃誓志葺治惟新舊址講十誦八十五徧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餘徧金光遺教等各有差焉著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薩戒疏兩卷門人傳貴以爲口實僧尼從受戒者三千餘人學士分講者則寶定惠峙惠巖智昇惠覺等惟道志法成雙美竹箭擁徒建業文昔夢泛舟海釣獲二大魚心甚異之及於東安寺講塵尾纔振兩峰俱落深怪其事以詢建初瓊上人乃曰斯吉之先見必有二龍傳公講者其言果矣志名解最優太尉晉王家僧禮異以仁壽之歲志爲樹碑寺內慧日道場釋法論

爲文

釋法願姓任西河人也性警達頗自高尚而拔致窮玄不偶儕侶東觀道化遂達鄴都形廁白衣言揚緇服齊昭玄大統法上嘉其神慧與語終朝深通志便因攝而剌落日賜幽奧橫厲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講席求法無怠問道新奇後乃仰蹤波離專經律部網羅佛法舟逕僧猷自東夏所傳四部律本並製義疏妙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徒雲舉法正一部各競前驅雲公創敘綱模暉上刪其纖芥法願霜情啓旦孤映羣篇挫拉言前流威滅後所以履

歷談對衆皆杜詞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並莫敢當其鋒銳也時以其慚惇罕敵號之爲律虎焉至於斷處事途多從文相商度結正僉議攸歸廼下敕召爲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皇隋受命又敕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頻登綱管善御大衆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開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終於所任春秋六十有四葬于并城之西建塔崇範所製律疏唯四分一本十卷是非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者器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引談述疏旨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導學徒達於願塔致敬而返及春秋

至節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餘猶鋪疏旨摘示諸側隱時又有沙門道龕資學於願執教赴行學望最優成進初心弘持晚秀爲時人歎美而素尚競肅遵若文宗纔有違忤卽不叅隸故說戒序引有言唱白之者旣無正制號爲非法雖初從衆侶後必重張乃出郭結界更說新本斯亦貞梗之嚴令也太爲尅削未是倫通至今此郡猶多滯結云

釋靈藏俗姓王氏雍州新豐人也年未登學志慕清遠依隨和尚穎律師而出家焉藏承遵出要善達持犯僧祇一部世稱冠冕於智度論講解無遺妙尚冲

虛兼崇綱務時屬周初佛法全盛國家年別大度僧尼以藏識解淹明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多隨有文義莫不周鏡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爲第一藏之本師素鐘華望爲太祖隋公所重道義斯洽得喪相符藏與高祖布衣知友情欸綢狎及龍飛茲始彌結深衷禮讓崇敦光價朝宰移都南阜任選形勝而置國寺藏以朝寄唯重佛法攸憑乃擇京都中會路均近遠於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自斯已後中使重沓禮遇轉隆厚味嘉肴密舉封送王人繼至接軫相趨又敕左右僕射兩日一叅

坐以鎮之與語而退時教網初張名德雲構皆陳聲望莫與爭雄宮闈嚴衛來往艱阻帝卒須見頻闕朝謁乃敕諸門不須安籍任藏往返及處內禁與帝等倫坐必同榻行必同輿經綸國務雅會天覽有時住宿卽邇寢殿賜之費蓋無競矣開皇四年關輔亢旱帝引民衆就給洛州敕藏同行共通聖化旣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

模述
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
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釋道成字明範俗姓陶氏丹陽人也祖誕齊招遠將
軍永嘉太守父僉梁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少而入道
住永嘉崇玄寺事式法師爲弟子儀貌瓌美奇姿拔
衆羣伍目曰神童具戒之後學超儕輩大同之初栖
遊京輦受業奉誠寺大律都沙門智文十誦纔經兩
徧年逾未立別肆開筵數論毗曇染神便悟無繁工
倍聞一知十是以京邑耆老咸稱後生可畏講十誦
律菩薩戒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百四十徧又講觀

音一百二徧著律大本羯磨諸經疏三十六卷至於
意樹心華增暉且曜析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惠藏
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燄利益弘多
咸疏素潔已珠戒居心神解嚴明深禪在念兼六時
虔懺三餘暇日漁獵文史欲令知無不爲也然其性
用安詳威儀合度天人模楷罕有其儔軟語愛言不
常忤物後現疾旬餘猶牽講說以開皇十九年五月
五日遷神於興嚴寺春秋六十有八大漸之際唯稱
念佛支節軟暖合掌分明卽以其月八日窆於奉誠
寺之南山墓誌高座寺僧惠從所作

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玄風弱冠加年遂霑僧伍而貞心苦節寒暑不虧尋師訪道夷險無變遇周齊陵亂遠涉江臯業架金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歸渭陰味法泰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弘宣示教則以毗尼唱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遊適故戒定兩藏總萃胷襟學門再敞遠近斯赴晚貫籍延興時當草創土木瓦石工匠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爲無非損喪幽戒約內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澆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狀皆將送蟲豸得存性命故延興

一寺獨免形殘自餘締構焉難復敘而潔已自勵罕附斯倫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常淨舉經對目臂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常澡漱涕唾返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又自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則重被其體自外道具僅支時要每自嗟曰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靈神何斯悞也遂誡弟子曰吾變常之後幸以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冀減餘殃忽以大業元年正月十五日端坐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五十有七弟子等從其先志林葬於終南之山至相前峰火燎餘

骸立塔存矣

釋洪遵姓時氏相州人也八歲出家從師請業屢高聲駕及受具後專學律部心生重敬內自惟曰出家基址其在戒乎住持萬載被于遺教諒非虛矣更辭師友遊方聽習履涉相京諮訪深義有所未喻決問罕通三夏將滿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資雲公開胃律要并及華嚴大論前後叅聽並扣其關戶渙然大明承鄴下暉公盛弘四分因往從焉聽徒五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講豎論了無命及暉寔律學名匠而智或先圖遵固解冠時倫全不以曲私在慮後

因盛集異學充堂遵乃束暉製疏捧入堂中曰伏膺有日都未見知是則師資兩亡敢以文疏仰及便置之座上往覆雲所既屬捨見來降卽命登座覆述吐納纖隱衆仰如山自後專預正時結徒畢業以戒律旁義有會他部者乃重聽大論毗曇開沃津奧又以心使未靜就諸禪林學調順法年踰十臘方歸律宗四遠望風堂盈千計時爲榮大也齊王旣敝教門言承付囑五衆有墜憲網者皆據內律治之以遵學聲早舉策授爲斷事沙門時青齊諸衆連諍經久乃徹天聽無由息訟下敕令往遵以法和喻以律科懲曲

感物情繁靜自弭由是更增時美法侶欣之及齊曆
將季擅名逾遠而非類不交唯道同轍名儒大德見
輒慕從常與慧遠等名僧通霄造盡周平齊日隱于
白鹿巖中及宣政搜揚被舉任於嵩岳德不孤峙衆
復屯歸大隋廓定招賢四海開皇七年下敕追詣京
闕與五大德同時奉見特蒙勞引令任興善并十弟
子四事供養十一年中又敕與天竺僧共譯梵文至
十六年復敕請爲講律衆主於崇敬寺聚徒成業先
是關內素奉僧祇習俗生常惡聞異學乍講四分人
聽全希還是東川讚擊成務遵欲廣流法味理任權

機乃旦剖法華晚揚法正來爲聞經說爲通律屢停
炎燠漸致附宗開導四分一人而已迄至于今僧祇
絕唱遵爲人形儀儒雅動據規猷而神辯如泉聲相
鐘鼓預升法位罕有昏漠開悟之勩寔難嗣焉仁壽
二年敕送舍利于衛州之福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
赤二光晃發遠近照灼人目道俗同覩大生慶悅仁
壽四年下詔曰朕祇受肇命撫育生民遵奉聖教重
興像法而如來大慈覆護羣品感見舍利開導舍生
朕已分布遠近皆起靈塔其間諸州猶有未徧今更
請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諸州依前造塔所請之僧必

須德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揚佛教感悟愚迷宜集諸寺三綱詳共推擇錄以奏聞當與一切蒼生同斯福業遵乃搜舉名解者用承上命登又下敕三十餘州一時同送遵又蒙使於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白鶴數十頭當於輿上旋繞數匝久之而逝及至城東隆聖寺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道如車軸住于基上邊有鳥巢樹上及光之洞明衆鳥驚散又雨銀華委地光曜如雪掘基五尺獲粟半升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華繞塔久乃方隱又婦人李氏患目二十餘年及來禮拜兩目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

照寺東房見卧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見梵僧對架讀經經有一十四字皆是梵書時人不識及四月八日當下塔時感黑蜂無數銜香繞塔氣蔚且薰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華在塔四角高數百丈華葉分布下垂於空時間五彩蓮華廁填其內又見天人燒香而左轉者於是總集而觀歎未曾有矚目不見者非無一二及下覆訖諸相皆止遵於京邑盛開律種名駭昔人而傳敘玄宗其後蓋闕又著大純鈔五卷用通律典尋又下敕令知寺任弼詣僧衆亟光徽績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秋七十有九隋初

又有道洪法勝洪淵等並以律學著名洪據相州紹
通雲胤容止沉正宣解有儀學門七百亟程弘量故
諸經論之士將欲導世者皆停洪講席觀其風畧採
爲軌躅勝博涉有功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共潛
推但身今未廣故聽徒簡略淵學業遵統化被中山
綱維正像有聲幽冀年代非遠並不測其終

釋覺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任大興善寺明四分律及
大涅槃而氣骨陵人形聲動物遊諸街巷罕不顧之
仁壽四年下敕令送舍利于絳州覺成寺初達治所
出示道俗涌出金瓶分爲七分光照徹外穿基二丈

得粟米一升又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
遶佛堂久便自失又石函蓋上見二菩薩踞坐寶座
前有一尼歛手曲敬或見飛仙及三黃雀并及雙樹
麟鳳等像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迷晝夜朗過燈曜
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感榮
慶相誼朗具表聞廣如別傳大業之末有敕令知大
禪定道場主鎮壓豪橫怙然回風漸潤道化頗懷欽
重不久卒於所任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宗仰
律司屢講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大德藏其一焉
又有法鐸律師本任靜法末厭煩梗南栖太和幽居

養志不廁僧衆孤行巖岫偃息松林服餌守中賞心
唯識亦搔索之開士也及終歿後露骸山側至夜有
燈照之道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月光
照逾明

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爲斌法
師弟子後令誦遺教一夕便度以經驗師多有垂越
便捨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華經寺東房中講於俗
律試聽一徧性若曾聞乃問十關無能解者刺史已
下闔州白黑皆往諮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宗道
衆卽爲州內律生受菩薩戒旣爾約束以佛爲師尚

不敬天況復神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黃安縣造
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從彼至今方
將盛矣初王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
於甘露寺受戒唯聽四分餘義旁通夢見三日三夜
天地闇冥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
一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卽返故鄉南山藏伏
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伏苓甘
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
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羣共治道王
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爲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

其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
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
時號開皇矣卽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
敕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業武德之始陵陽公
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駄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
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
卽入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
諸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駄擲棄坑中州
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一無所怪書曰弟
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爲大利今

附沉香十斤紬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
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羣白日獨坐見
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
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明日食時俗
人驚去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入寺今
何所在尋爾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矣
釋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而在性剛蹇不
軌流俗進受具後正業禁司擁節專制挺超羣侶博
聽異解貫練心神廢立文旨大觀掌內所以律部遐
被寔賴斯人故能維攝自他言行相守至於流略墳

索頗獲其宗談對玄儒不後其術筆記之工時揚大義緣情流彩嗣接英華初住勝光末居禪定國供豐積受用多虧所以名僧大德日陳形器憑准神解可以言傳至於衣食資求未能清洗僧衆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選香美保低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隨便進噉皆留子實恐傷種相由知法者少疑未詳檢其知量敬護皆若此也後返勝光屬業彌峻園蔬溉灌水雜細蟲直歲高視但論事辦保念此無辜交被刑害躬執漉具送達方還寺有草物堪爲僧用者必拾掇鳩聚身送厨帳其雜行紛綸誠難備舉

以武德末年遘疾將漸而正氣明爽告友人惠滿曰余其死矣而精神不得超勝如何有問意故答云觀其來陰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于西院佛殿余頻以法遺之卒不能離言訖便絕自爾所陳殿宇人罕獨登時須開入無不歎然毛動及後百日嘗有老嫗內懷酒食將遺諸僧行至寺門忽被神害身死委地酒器流離斯亦嚴厲之所致也故僧侶懾其風威有涉鄙恠者皆懷而悛正矣自保之據道卓秀出群一食充軀雖經疾重不變前節不宿俗舍常止僧坊雖曾遠涉必栖林野三衣常被瓶鉢自隨不執俗器不親

音樂五岳六府誓不身經理會高僧聞便赴仰故每日再講必瓶鉢自隨肅然成風無累於教處衆而食曾無羸長殘水餘濺並以餅拭而噉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也常遇重病每有食食餘一兩匙者停貯多日可得升許親看溫煮命淨人食之有問其故答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業耳傳者目驗生常景行故直筆舒其弘護之相焉又嘗患瘡寒則水淋熱則火炙渴急鹽塞其口痢則絕其食取差斯徒衆矣釋智詵字惠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師之弟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陵法因事入關

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白形影相弔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貴碩德率先僧首卽於長安敷揚律藏益州總管蜀王秀奏請還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大齋無不來赴將食捉筯問炫法師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檢校承道不護淨乃擲筯而起曰寧噉屠兒食此洋銅何得噉也諸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忌若此故其在衆屏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有僧道恢爲人兇險遙見走避人曰卿從來不畏一人何故畏詵律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耶得不畏人曰以恢公脅力可不敵律師百人耶答

曰縱敵千人遙見百脉已沉四肢不舉何敵之有乎
後以人請戒禁行將誼擾乃辭入龍居山寺幽栖深
阻軌迹不通延出辭疾意欲登劒閣廓清井絡與詵
書令歸國化便略答云辱使至止并以誠言披閱循
環一言三復文清渌水理破秋毫貧道戒行多闕化
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那
思般若若以此卒歲分填溝壑不謂耆年有幸運屬休
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臂而歸
舊里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萬物起息肩
之望搢紳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

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公
華陽甲族井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劒南長幼
並俟來甦豈藉微風自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叅
迎攜得書示軍衆先作禮曰人物爭歸律師之力也
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卒居而逝年八十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音釋

瑗

爲春切

造

初枚切

譎詭

譎古充切詭古委切譎詭詐異也

垆

涓熒切

外曰

組

總古切織也謂執轡如組也

肥

符非切合

切似穀

莠

以九切根莠狗尾草也

獻

語蹇切

悃悃

悃蒲庚切悃悃虛庚切悃悃

自強林皆切 𪔐所力切 𪔐長 𪔐餘輕切 𪔐長直亮

𪔐貌 𪔐等也 𪔐小 𪔐所也 𪔐切 𪔐長 𪔐餘 𪔐刺也

𪔐子賤切 𪔐水 𪔐灑也 𪔐爲法界萬靈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唐釋道宣撰

明律下正傳六人
附見五人

唐京師弘福寺釋智首傳一

京師普光寺釋慧璉傳二滿德
善智
真懿
敬道

相州日光寺釋法礪傳三

京師普光寺釋玄琬傳四僧伽

蒲州仁壽寺釋慧蕭傳五

京師普光寺釋慧滿傳六

釋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卽安定玄晏先生之後也家

世丘園索居物表隨宦流寓徙宅漳濱而幼抱貞亮
夙標雄傑髫年離俗馳譽鄉邦初投相州雲門寺智
旻而出家焉旻亦禪府龍驤心學翹望卽稠公之神
足也首歲居學稚且畧禁科權示五門擁其三業而
神慧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教戒爲師本定慧衆善
自此而繁義理相得敢違先誥所以每值律徒諧聲
諮問隨聞弘範如說修行由是五衆分鑣莫不就而
請謁俄而母氏辭俗復入道門名爲法施住於官寺
深修八敬遵重五儀志欲預有制門誓願奉而承則
然居衆在道染附情深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割

愛從道履正栖心威伏尼流聲高魏土自玄化東被
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鍾華望施欲早服道味
濡沫戒宗乃啓旻授其具足而未之許也便內惟正
檢外訊儕章恭附遵修緝諧倫伍旻察其儀軌然而
識之知其風骨堅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
假明賢恐薄墜行門便有淪道器乃周訪鄭衛盛德
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計時過三載方遂素懷二十
有二方稟大戒雖從師授而得而未知乃於古佛塔
前請祈顯證蒙降佛摩頂身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
自爾旦夕諮訪挺出恒標雖教所未聞而行儀先備

撰述
經義傳卷三
一
及尋律部多會其文明若夙知更陶神府其有事義
乖滯者皆沃澮相融冥逾合契後聽道洪律席同侶
七百鋒穎如林至於尋文比義自言迴拔及玄思厲
勇通冠羣宗剛正嚴明風飈遺緒者莫尚於首矣故
未至立年頻開律府懿德敏行咸共器之靈裕法師
道震雄伯範超倫等親管緇屬預在下筵時共美之
重增榮觀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將欲廣振律詮流
暉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止于
禪定解脫冥通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覽篇章便更
博觀親解開以前聞有識悟其玄規更開講肆既副

本願登卽然之每日處衆敷弘餘時却掃尋閱於是
三藏衆經四年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踈
條會其前失自律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
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戒並誦
法正之文至於行護隨相多委師資相襲緩急任其
取捨輕重互而裁斷首乃銜慨披括往往發蒙商畧
古今具陳人世著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壙
崇映天網遐張再敞殊文統踈異術羣律見翻四百
餘卷因循講解由來一亂今並括其同異定其廢立
本疏雲師所撰今續兩倍過之故得諸部方駕於唐

衢七衆同睇於貞觀者首之力矣但關中專尚素奉
僧祇洪遵律師創開四分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
於傳文律儀蓋蔑如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卽對開兩
設沉文伏羲亘通古而未弘碩難巨疑抑衆師之不
解皆標宗控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統詳
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日填堂宇遵亦親於法座命衆
師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讚之功靡替遂得知歸秦土
莫不宗猷法鏡始於隋文末紀終於大漸之前三十
餘載獨步京輦無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
見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實由匡弼之

功而復每升法宇規誠學徒微涉濫非者爲停講座
或有憊學者皆召而誨諭聞者垂泣無不懲革大業
之始又追任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供
事轉厚彌所遺削顧以道穆帝里化移關表舊土凋
喪流神靡依乃抽撤什物百有餘段於相州雲門故
墟今名光嚴山寺於出家受戒二所雙建兩塔鑿以
珠寶飾以丹青爲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資據各銘
景行樹于塔右貞觀元年有天竺三藏大賈梵本擬
譯唐文乃詔所司搜揚英達僉議所及遂處翻傳其
有義涉律宗皆諮而取正至于八年上以聖善早喪

遠感難陳雖化滿天下而罔極之情未展奉爲太穆
皇后於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望咸萃其中恐
僥倖時譽妄登位席以首道素嚴正不濫邀延百辟
上聞召爲弘福上座卽總綱任採擢僧倫其有預在
徵迎莫不諮而趣舍使夫衆侶雲會等臭如蘭不肅
成規流芳不絕自爰初問講誓窮百遍必得果心夕
死可矣始於漳表終至渭濱隨方陶誘恰窮本願慶
本所念未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爲知命以貞觀九年
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再加卒於所任春秋六十有九
皇上哀悼下敕令百司供給喪事所須務令周備自

隋至唐僧無國葬創開模楷時共重之僕射房玄齡
詹事杜正倫并諸公卿並親盡哀訴崇戒範也至二
十九日裝辦方具時惟炎夏而屍不腐是衆共嗟之
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競引素幢充諸街衢官給地
十畝於京城西郊之龍首原縣夫三百築土墳之種
松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學共立高碑勒于弘福寺
門許敬宗爲文初律師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譽通
古罕例自講士交競投習昔傳讎勘羣宗多垂名實
非夫積因往世故得情啓天垂數百年來收宗始定
兼勤於聽說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箴艾每於晦

撰述一
望說戒先具法物華香交飾瑩發堂中預在聽徒合
掌跪坐一衆兢竦終於前事說欲陳淨偏所誠期每
講出罪濯諸沉累故持律之士多往叅焉自終世後
此事便絕余嘗處末塵向經十載具觀盛化不覺謂
之生常初未之欽遇也乃發憤關表具覲異徒溢目
者希將還京輔忽承卽世行相自崩返望當時有逾
天岸嗚呼可悲之深矣

釋惠璉姓吳揚州江都人也母懷之時卽祛嗜欲辛
腥俗味眇然不顧識者以爲兒之所致同身子矣及
年七歲心慕緇徒道見沙門尋而忘返親欣其信仰

也遂放依榮法師而出家焉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
從奉敬初無乖越每從榮遊履諸寺無敢出離便於
榮所卧牀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榮攝論大悟時
倫卽而講說嗟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情仁壽年
中從榮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後專精律儀聽遵師
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謙弱成治豎論
不言講揚攝論方敷律相時以其寄大乘而弘行範
也大業末曆郊壘多虞禪定一衆雅推璉善能御敵
乃總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防
擬璉獨號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羣賊鼓行郊野所至

摧殄無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存誅蕩璉登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反縛奴僕大設餽饌廣開倉廩身先入陣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盛設相與開顏各執璉手健道人也飽噉而旋唯取牛十頭擬勞軍士牽至中道璉後從乞以銜前顧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禪定如舊無損卽深明機要善達開遮一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或莊嚴綵飾或丹青輪奐或裁縫服翫或驅策人物衆兼四百通用推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來怠惰者聞璉說戒皆來坐聽竦耳峻坐畏

其聲止貞觀之初任雲華寺上座常弘攝論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綱理僧倫大小清穆以八年冬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矣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同璉所學慕義朋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弘暢智博解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輦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遂家于相焉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無亂毀堅白逾常登年學位便欣大法初歸靈祐法師卽度爲弟子風素翔郁威容

都雅言議博達欣尚玄奧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靜
洪律師諮考四分指撝刑罔有歷年所振績徽猷譽
騰時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恒州淵公聽集大
義乃周兩載統畧枝葉窮討根源當卽薄引所聞開
講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彌堅故得鄰幾獨絕尤稱今
古末又往江南遊覽十誦而咸專師授討擊未資還
返鄴中適緣開導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聽徒擁戟
諮逮無因唐運初基法門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夙
承清訓預展法筵請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載開
悟極多四方懷道宵興命駕解契昇堂行敦入室礪

以初學舊習委訪莫歸若不流于文記是則通心無
路乃開拓素業更委異聞勿訊經論爲之本疏時慧
休法師道聲遠被見重世猷讚擊神理文義相接故
得符彩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以貞觀九年十月
卒于故鄴日光住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後講律四十
餘遍製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捨毘儀輕重敘等
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道爍律學所宗業駕於
礪爲時所重矣

釋玄琬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遠祖因徙今居雍州
之新豐焉青衿悟道履操沖明在志學年方遊法苑

事沙門曇延法師振領宏標遺教法主隋文欽重立
寺處之具見別傳而琬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
後便隨洪遵律師服膺四分冠冕遮性鎔汰持犯涉
津三載便事敷演使於後進樂擁前英歎美乃旋踵
本師涅槃真體拮掇新異妙寫幽微又欲欽佩惟識
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稟學攝論并尋閱衆鋒窮其
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
研覈新聞環循彌討其際搜會擢其玄理然顧福智
相導有若輪馳慧業畧割於終標樹創開於始永惟
延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畧未圓奄便物故誓志

營復尅遂先模於仁壽二年提洽有緣便事鑪錘寺
乃京臯衝要峙望歸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當
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上天雨華狀如雲母滿空飄
灑終墜像前僚庶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模
之後雅相逾圓卽爲關輔棟梁金像之大有未過也
今在本寺每於靜夜清朝飛流入音之響而不測其
來至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本據又
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追惟舊緒敬宗浴具每
年此旦開講設齋通召四衆供舍悲敬辦羅七物普
及僧儔又常慨運距像末有虧歸禁至於授受遮難

撰述
滋彰乃鑒飾道場尋諸懺法每春於受戒之首依二十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無疑並傳嗣于今任持不絕從此而求可謂護法菩薩也而重法尊行晨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揖對欣振諮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斯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敕召爲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官已下師禮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豐華廣沾會響又別敕延入爲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椒掖問德禁中授納法財日逾填委

而欽若自守不顧有餘觀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有別敕於苑內德業寺爲皇后寫見在藏經當卽下令於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琬以二宮所寄惟各其誠祇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袞至於尋檢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讎勘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於疑僞迷悟有分於本末綱領卓明自琬始也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琬定宗於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匠訓於世三藏舍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爲世範縉素攸歸華夷諸國

撰述
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
受歸戒者二十餘萬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
厭時煩每諮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
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爲歷劫師
資大將軍薛萬徹昆季并及母氏並欽崇戒約蔬素
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幽關辯開慧府敬奉戒香
行菩薩道而汲引忘疲弘務終日因之革勵恒習者
計非恒准故京輔士庶繼踵煙隨禮供相尋日盈廚
庫時有巫覡者云每至授戒說法異類鬼神諸方屯
聚如承受相自非至功冥被孰能致乎琬以戒勸之

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
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罄無不宜
但琬夙縈沉痾不獲奉慶蒙降逮問無任荷戢感顧
恩隆罔知攸厝今畧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留
意尋檢永綏實祚初勸行慈引涅槃梵行之文令起
含養之心存兼濟之救也二減殺者引儒禮無故不
殺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逸也又云王者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
聲不食其肉此卽上帝悼損害之失樹止殺之漸也
故佛經有恕已之喻誠之以殺打諸事也琬聞東宮

常膳日多烹宰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身之料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推殿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今已往請少殺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久仁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殺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春陽之時萬物盡生宜育羣品用答冥造如其有殺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氣施惠以保天齡請年別春季斷肉停殺慈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齋者如經年三月六齋能潔六根便資五福伏願遵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資往因復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

則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玄琬道德疎微曲蒙顧眄謹率聞見敢塵聽覽登卽答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循覽周環用深銘佩法師早祛塵累遊神物表闡驚嶺之微言探龍宮之祕藏洞開靈府凝照玄門固以高步彌天隣幾初地遂能留情博施開導蒙心理實義周詞華致遠包括今古網羅內外訓誘之至審諭之方縱聖達立言師傳弘道亦未足髣髴要津擬議高論但行慈減殺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大慈之行謹當緘諸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因用斯冥祐餘文不載其言令之行化及此類九年下詔斷殺起

於三月盡於五月琬以仁育兼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于歲暮貞觀十年杪冬遘疾知歸後世又致啓東宮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於帝曰玄琬聞真容晦迹像教陵遲無不假緇素以住持設內外而爲護遂得法雲再潤慧日重輝光協萬乘紹隆千載竊尋住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取捨仍恐賞罰乖宗如其准教驗時是則簡徑當理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聞徹闕庭塵瀆聽覽琬等僧徒無任慚懼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於經中撰佛教後代國王賞罰

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并三德論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陛下廣開上書之路冀納芻蕘之言謹獻祕要之經請詳金口之教但琬忝當傳法庶無匿教之慙扶劣署封以酬終後之事不勝戀仰謹奉經以聞又遺誡門人在於道檢言極詳切讀者垂淚又云餘廕施諸衆生餘骸依古焚棄制服喪臨一無預懷遂以臘月七日卒于延興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詔曰玄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清通方寄弘宣正法利益羣品不幸沒世情深惻悼賜物如別齋殯所須事由天府春官懿戚卿相重

臣並捨金貝榮加賄贈管助追福暨于百日特進蕭
瑀太府蕭璟宗正李伯藥詹事杜正倫等並親奉戒
約躬盡哀禮後旋殯山寺幢蓋相映香華亂空從者
如雲衆盈數萬前儼遠達于終南後塵猶繼于城闕
四十里間皂素充道皆云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爲
時宗如此也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爾時雲高
風靜水淨油香七衆彌山一心悲結乃命下火依法
闍維薪盡灰飛廓然歸本仍於焚所建佛塔一區用
津靈識儀像在焉東宮洗馬蘭陵蕭鈞製銘宗正卿
李伯藥制碑立于塔所時爲冠絕初琬自始及終意

存弘濟生善福智無不綴心武德之初時經剝喪粒
食湧貴客僧無託乃自竭餘力行化魁豪隨得貨賄
並充供給日到寺廚親問豐約故主客同慶焉又像
季澆雜多輕戒律乃以身軌物引諸法屬親執經文
依時附聽乃經十遍遠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聞
於帝京者實資成讚能扇芳風自見令達罕能推挹
如此人矣故使唐運搜舉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
琬之篤課也而容範端肅聲氣朗峻預瞻敬者莫不
懍然圖像厥相猶令人畏有弟子僧伽俗姓元氏清
悟寡嗜欲常隨琬導物而立志貞正譏諫變適不犯

顏色以味靜爲宗又不希人世依閑業道是所謀焉
臨終清嗽斂容明誨而卒豈非師資謙德能世其塵
而恨其早卒清規未遠

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徙于許州之長葛故
又爲縣人焉奕葉以衣纓稱士大夫十八爲書生聰
悟敏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
嵩高山求師出家雖強識前聞而以戒行見稱耆舊
明達相謂曰若人如此必今代之優波離也開皇初
遊學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示四分聞泰山
靈巖寺幽栖結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尚年衰

復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爲家故得縱任往還
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明朗河東持律之最承蕭道
聲籍甚不遠從之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禮事並深
相悅伏道合欣然淹留歲序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
我相與同行住于龍門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所好
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僧善禪師聚徒結業
從而習定時還朗寺弘暢毗尼仁壽中頻向黃頰山
依巖夏坐有亡命者因事投焉不忍遣之留匿經久
後以事發引蕭爲侶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
亡又兼匿罪便震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道積神

素道傑等晉川英彥素與周旋留連累載屬隋煬嗣曆法令滋彰藏匿嚴科殊爲峻刻蕭以許身爲道隨務東西名貫久除栖遁幽阻自中條王屋巨壑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戶逮中原版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丁榮敬服德音招任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被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得安靜彌崇法會蒲陝晉絳五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春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業演導爲宗友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好不覺涕之無從不能裁止便登眺而勵斯重交慕善爲如此曾講涅槃僅十許遍猶恨大

乘無功遂翫讀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釋手有請蕭爲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未解經意安可講乎時以爲貞而且諒又懼悞諸後學云

釋惠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粲歷仕隋唐爲海豐諸州刺史滿生年素潔履正標宗慈濟含育殆非修學世俗餽饍見便寒慄僧儀道具觀卽欣仰年甫七歲卽樂出家二親素奉佛宗不違其志父臨海州有敕聽度便蒙剃髮隨父還京住大興善爲仙法師弟子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旣道俗洽聞故父親付囑後携住仁壽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又住大禪

撰述
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慎威儀學門推揖思
擇理味以達曙爲恒而勤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值立
界施則唱白科舉身先衆侶諮考疑議至於受戒緣
集難遮多少教授獨斷成不眇然滿乃預令識相提
撕抵掌致有臨機忘逸往往徵正時共重其詳審敬
其成進也遊講四方不拘世累貞觀三年常於鄜城
魏兵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草室忽爲火燒風燄
俱盛將延西及滿索水湫之因卽風迴火滅得無燒
焚斯戒德之威頗難登繼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選大
德以滿行續前聞引之令住其年奉敕令住弘濟寺

上座專弘律訓獎導僧徒亟有成規旁流他寺有集
仙寺尼素無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真人等像私自
供養并廣召黃巾處堂慶會滿與諸僧同預齋集旣
屬此事公訶止之連告六德顯行擯罰又追取道像
入太原寺改成佛相用誠餘習昔周趙王治蜀有道
士造老君像而以菩薩俠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菩
薩已成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于寺中改同
佛相例相似也又證果寺尼慧尚者一時僥倖宮禁
還往會高祖昇遐離宮京置乃以尚之任寺擬設皇
靈尚卽取僧寺爲尼所任事連正敕莫敢致詞滿遂

構集京室三綱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法流世未有尼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旣是非法宜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法事若有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令旣行是非自顯惠尚不勝其責連訴東宮并諸朝宰有令遣詹事杜正倫解其擯事僧衆旣集多從情議滿曰殿下任持正法惠滿據法情理今則違理附情此則規模一亂擯本治罪罪仍未悛據此而詳未敢聞旨便捉坐具逡巡而退時衆懼加威權便同解擯滿聞之嘆曰余伴旣少難可重治且不同解示知垂相耳尚後謝過滿終不顧及駕巡

東部下敕李衆在前滿集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脫袈裟置於頂上擬調達之行五法舉朝目屬不敢通表乃至關首重敕方迴常安弘濟集徒講說成匠晚秀有隣聲彩又願生安養浴僧爲業敦安公之芳緒也惇惇惻惻兢兢自勵以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遘於微疾知當後世敕出什物並屬三寶正坐繩牀自加其膝召諸寺衆人各執別氣從下上漸至于心言晤答對初無昏昧煖氣至口奄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焚於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唯舌不灰更足薪火經于累宿色逾鮮赤遂瘞于山隅京師淨住

寺惠昇爲之銘頌見于別集手製四分律疏二十卷
講三十餘遍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音釋

施主喜三兵衛

鑣

悲嬌切馬銜外鐵也

睇

大計切小視也

芻蕘

蕘如招切芻蕘謂刈采草薪之人也

賄

撫鳳切贈死曰賄

瘞

於闕切埋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卅丹陽賀學易施貲刻續高僧傳第二十八卷計字六千九百四十一箇該銀三兩六錢一分
山陽釋性慈對上元丘義民書江寧劉仕欽刻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唐釋道宣撰

明律下之餘

正傳六人無傳二人

附見一人

唐箕山沙門釋慧進傳七

明贊

并州義興寺釋道亮傳八

益州福勝寺釋道興傳九

蘇州通玄寺釋惠旻傳十

洛州天宮寺釋明導傳十一

洛州敬愛寺釋曇光傳十二

京師延興寺釋道胄傳十三

無傳

益州福緣寺釋曇暹傳十四

無傳

釋慧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親慕從緇侶修習戒檢極用偏功將欲剪削父母留戀遂停俗里以仁孝見知年至三十鄉閭覲其精苦潔身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委其元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旣受具已聞說受淨衣毛歆然重問持犯又闕諮悟承鄴下講律徒侶僅千欣嘉滿懷以律假緣求非文不合因卽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耳目頗亦具瞻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相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經八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

經八年爾後栖遑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採經論用裨律宗畧計前後四分一宗百二十遍并重尋讀強三百遍自有同塵專志累功罕儔其匹隋文末曆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叵難齊競陰而嫉之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加蠅扇豈不以身名致嫌乎昔聞無諍行者唯在空生聖立芳規義非自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卽日往謝擲棄公名褐襪而出衆有止之進曰余不滯於去留也爲緣故耳因逃聽諸方勝徒名地五臺泰岳東川北部常山鴈門隨逐禪蹤無遠必屆沙門惠瓚道王朔川又往投焉定宗師傅及瓚入

撰述
關遂往箕山訪蹤巢許巖石便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溪三十餘載言行成範緇素尋焉舊本幽阻由之喧泰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跏坐而卒于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時同鄉沙門明瓚者善宗四分眼清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少共齊倫在法任寺御衆揚化韓潞沁澤四州從範末齡風疾頓增相垂儀節雖衣服頽侈而飲食無暇余聞往焉欣然若舊敘悟猶正年八十餘矣

釋道亮姓趙氏趙州樂城人十五厭於世網投州界

莎坦禪坊備禪師而出家焉備博達洽聞兩河稱德偏弘大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座至于八十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展望預聽徒乃令往封龍山誦經爲業山侶三十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已旣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春五斗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跣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遣素心不從積至七年苦勸方遂聞并部瓚禪師結徒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次太原歸依惠瓚念定爲務旁慕律宗有嚴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因居無量壽寺焉卽嚴之所住也自爾專攻四分無忘日

夕又從嚴往石州聽地持論經停既久文盲大通覆述前解增其名實有員秀才者居幽綜習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爲披析開發慧悟抱信不移承龕律師引徒盛講據業呂州又往從焉聽溫本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唐運初開敕爲滿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顯延而止之因常講說鎮移世績貞觀之始出至本州樂城備公猶自在世欣亮遠觀爲建律筵轉展相扇聲被東夏聽徒八百請益日隆爾後頻開律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餘人并部法興自出此矣至今貞觀十九年春秋七十有七矣

釋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私詣僧寺不肯還二親恐失年十九決意定詣大光寺求出家僧衆愍之二親苦求隱避不失衆爲解喻便許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橫死者山積興爲沙彌語諸徒曰人身難得持戒第一母爲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見曰此僧誠爲至孝逐母至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縣逢贊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興與一老僧相隨彼有金十兩謂興曰吾有金可爲負至蜀共分興曰此危身物佛又

不許不可將行若不信者善惡應驗遂捨而獨往彼持金者至三泉縣逢賊致死既至蜀川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奇之後至京師首律師下伸大義如別所引後還蜀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於江禪師下稟受禪道以爲徵心要術也自舜沒後接構律筵每年講席極爲稽引三十二度來請者方許開宗每歎云佛法漸替輕慢日增余不敢輕所以爲重法故爾卽以慇懃鄭重爲善法種子若無此種何由可遇所以每講律部及發菩提心以此勵衆聽

者垂泣恩誨興待衆涕泣靜已久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遠來投無客主興知都維那于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卽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憤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牀鬼退爲受三歸已爲禮佛名鬼亦隨禮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

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於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室並爲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興自在道行節在懷晝夜恒坐曾不偃亞未常詣市不受別利乞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五

衆敬而重之

釋惠旻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羣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華經朞月便度十五聽法廻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質命覆幽宗耆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喜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傍訊諸部志公將漸學徒用委喪事云畢東入會稽至剡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厲

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
食慶弔既絕談謔斯亡屬隋末崩離吳中饑饉道俗
逃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無擾獸
羣不亂蘇州總管聞嗣安迎請出山固辭不往重使
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
永崇供覲而懷志栖隱終日感恩聞公通鑒不可奪
也乃送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唯下濕蚊
蟲甚多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流通更
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
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中年

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兔一彪相親同止內外盤遊
無相陵惱至於禽獸神祇請受歸戒敘其事績未可
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
貞觀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
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不授不納
辭退山泉逍遙自翫凡講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
有差古律舊疏有陋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
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
薩戒義疏四本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
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七未終

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哭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畏事殯葬律有恒儀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矣斯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釋明導姓姚氏本吳興人因官歙州遂家于彼幼叶雅調與衆不羣隋末喪亂二親崩歿發心出家意存護法所在尋逐彌勤戒檢以貞觀初行達陳州逢敕簡僧唯留世導以德聲久被遂應斯舉雖蒙榮聞意所遺之乃歎曰出家弘濟務存許道豈以名貫拘滯一方乃翻然遠征棄擲寺宇至爍礪二師座下餐稟

幽奧未盈涼暑聲聞超挺因令覆述縱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挹自諸寺結憾訟及道俗牽連不決皆請通之及導面往吐言愜伏皆歎其善達無諍權導不思之力也龍朔二年道行夙彰奉敕別任東都天官寺麟德元年今上造老子像敕送芒山仍令洛下文物備列時長吏韓孝威妄託天威黃巾扇惑私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縣五衆通集洛州各事幢幡尅日齊舉導出衆對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自碩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旣無別勅不敢聞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輒拒國命乃使

人脫導袈裟將行禁効導曰袈裟敕度所著非敕不可妄除無敕令僧送道所以不違國命威怒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導卽挺身獨立預是僧尼同時總往導所威怒曰道人欲反導應聲語六曹官人曰長史總召僧尼唱反此則長吏自反衆僧不反須告御史導等一時崩出威大忙懼降階屈節慙謝而止以斯抗禦季代少之因僧大集簡試度人天宮餉食過中乃至僧有不量時景者取而進噉導曰諸大德竝佛法遺寄天下楷模非時之食對俗而噉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冒罔聖凡一至於此衆並愧之因索水清

漱月餘不食悲慨正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以斯量之故以護法之士不顧形有者代有人焉今年六十餘東夏英髦一期咸集導於清衆有高稱焉

釋曇光姓張氏汴州人自幼及長潔志清範諸有勝徒莫不登踐於礪礫兩師聽受成教逮至立年盛明律藏命宗章義是所推崇礪歎曰使吾道流河右誠此人乎又往玉法師所聽法華地論高達勝乘玄理權實坦然又往嵩岳相禪師學修止觀因屏絕塵惱不羈名利會東都盛德須有住持以光有素德景行

難擁遂敕召住天宮寺又以教受新成衆徒胥集綱管之任非人不傳因又召爲寺之上座綏撫清衆不肅而成然而汎愛之誠終古罕類四方律學莫不諮詢故其房宇門人肩聯踵接成就所舉遠近遵承西明寺律師君度奕奕標舉一時俊烈亦光之所進也今麟德二年東都講說師資導達彌所欽羨焉試爲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澄二死剪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網布諸有流雖復惑累增繁起唯三業隨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口定惟靜亂誠約心源慧取閑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義形聖量是

故論云戒如捉賊定如縛賊慧如殺賊賊謂煩惱惑不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觀察了見使纏我倒旣銷諸業不集推其本也則淨戒爲功舉其治也則正慧爲德經美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乘方駕於戒道衆聖肩隨於行衢垂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萬載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粵自金河累言爰始靈山集法時尊厚味道被淳源雖復設教不倫互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場五部十八流宗百載之後備列前傳部執等陳且自律藏久分初通東

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最廣弘持實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廬山慧遠讚擊成宗爾後璩頴分鑣而命路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二奉矣而恨受遵四分隨依十誦可爲商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髭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此方學侶竟絕維持邇及覆聽方開學肆有宋文世彌沙塞部五分一本開譯揚都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極鋪要深可弘通郢匠輟斤流味無日可爲悲夫雖聞海濱披述汾願剖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度神州迦葉遺

部解脫一本梵葉久傳無人翻度唯出戒本在世流通等聚餘宗更無異轍世該妄習偏備愚叢婆麤羅部律本未傳藏中見列僧祇部者乃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載五宗生也統敘五部支分此方已獲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所宗此方已獲其一自餘羣部多是西域賢聖續述行事其中類聚自分別緣敘難裁畧言之矣惟夫慧日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經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據有契威容凡愚妄習覩相弘善故律緣制斯致罕垂試詳講導開士特奉明人見想紛馳互程神畧

部別廢立取捨難恒學觀未張易爲開舉何以明耶
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陳要具舒隨相異宗
會受事類星張當受明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士
則鄉壤部分窮其受戒之源宗歸四分今則隋學陳
相不祖先模抑斷是投妄情斯記可謂師資訓勲教
授無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互僻斯之糅雜二百餘
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頌聲流鄭今則混一唐統
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終始受隨義難乖隔攝護雖廣
其源可尋自初開律釋師號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揚
緒口以傳授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卽紹聰緒續疏六

卷但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時釋侶道味猶
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栖隱不暇旁求魏末齊
初惠光宅世宗匠跋陀師表弘理再造文疏廣分衢
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峯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
一披闡坐列千僧競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袞通
號命家然光初稟定宗後師法律軌儀大聖徽猷具
焉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從矣有雲暉願三
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卽命初作疏九卷被
時流演門人備高東夏暉次出疏畧雲二軸要約誠
美蹊徑少乖得在略文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

敘誠博暉則覈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該首尾信探風骨汾陽法願眄視兩家更開薨穴製作抄疏不減於前彈紉覈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專附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洪隱樂遵深誕等或陶冶鄭魏或開墮燕趙或導達周秦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駕當時雖出鈔記略可言矣而遵開業關中盛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功可高于時世尚僧祇而能間行四分登座引決其從如流勅敵每臨銜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人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斯講授宗係誠廣探索

彌深時屬雲雷接統傳化學門遠被製造全希豈非博瞻百家共師一軫雖欲厝筆無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爍勝藏興或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第無越魏都製疏乃行其緒誠少餘則名擅一方蓋無筆記而復化行艱阻多翳時心豈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惡聞其失嗚呼律爲法命弘則命全今不欲弘正法斯滅又可悲之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一宗申情纏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後異條開制適緣舉例寧准論餘兩藏義在潛通達解知微名爲會正所以天仙小聖逗機明道互說精理開

明慧務俱稱至教印定成經若據律宗唯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何故耶良由教限內衆軌躅常儀僧寶可欽非餘訓勗自非位極至聖誰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不以衆僧付於身子況餘人乎故所制重輕皆遵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述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爲大師三集法輪先弘斯典論稱法壽豈虛也哉昔鶴樹已前持律者衆其中高者牛王最初往業未夷徙居天室其次接緒號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爲上致使四十餘載七衆憲章隨犯科要多因面結至於持犯通塞徵舉治儀皆命顯

揚委其監護雖復二十四依通傳正軌楷模後葉必祖斯文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方弘具戒爾前法衆同號息慈師弟乃聞纔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綱初啓隨得奉之未可怪也西晉務法稍漸綱猷中原喪亂干戈競接洛邑凋殘渭陰荒燼竺護青門之衆可卷而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皓苛虐元壽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涘梵僧捐寶投骸靡厝法律寧通時會彌天恢張儀範僧衆常則皆約戒科兵饑交貿網制嚴密廣如前

傳所敘故安舉三章且救時要攝緣成濟得其務焉
但教缺未弘必假傳授鼻柰耶律初是安通文極疎
畧粗知大旨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斯
寄其後遠睿願翼成習門風秦晉兩邦昌明法化誠
其力矣自斯厥後南北兩分住持位別各程綱目互
舉清徒故有攝嶺栖霞弘明淨地泰山靈隱建立戒
壇應供列鴈行之僧叙戒聞重受之夏卽其事也若
夫人法交映則行解相扶有味則絕紐當時無德遂
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四焉試畧舉之想當迷
責樂大乘者志尚浮虛情專貪附故有排委戒網捐

縱威儀見奉律者輕爲小乘毀淨戒者重爲大道便
引黃葉是真金之喻水馬非致遠之能訶折排抵如
捐草土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綱領恥已不逮於清達
慢已有累於嚴制遂卽廻情學大開展心胷陵轢聲
聞褒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穽取解則曲媚於門
閭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
讀大乘開張慧路徵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鬘所
談女人之起行也猶知毗尼卽大乘學地持所明初
心之具修也尚識律儀卽菩薩藏何況諳達理教體
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下衆必行有乖解

非解也得語而不詳義棄智而從諸識生死無涯之儔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省而加九思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八正降斯以往未足言哉是知大小兩教隨相攝修並在離著豈唯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滿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啓虛願之門戒之隨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修願而無其行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空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爲煩累形神弊其持犯故同輕削指爲小道小可捐也宜卽捨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學非戒不弘相善任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

必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歛容師授尊模趨壇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覽戒奉以爲師行絕綱猷委戒填諸溝壑專志在於本毒去取匠於方寸用斯弘濟誠未敢聞此則愛大憎小爲迷一也若能關鍵身口附相攝持虛蕩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憑斯其人矣世學諸論詞數區分傍大乘而通小徑委本筌而尋章句時連界繫乍別色心一行六歷之相攝名教頻繁之包富聖別爲存道行凡學止在名譽於是讎討終身博綜詞義輕蔑戒誥陵犯色聲邪說富於脣吻邪求滿於胃臆謂捧鉢爲鈍丁號持瓶爲豎

子半月說戒唯列麤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卽顛倒形服雷鼓言聲侮弄尊儀斜眄經律故使衣藥受淨永絕其身戒約住持生緘其口斯豈不聞於本業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於舌端曾未圖爲心約此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爲迷二也若能深討使性妙識治能念動唯見我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悉何賢當斯目也惠休論士樹以風聲然其專大探小騰實復光其美又有行福未凡稟素踈野廣讀多誦情見特隆偏略戒科謂講生倒不如常飲淳乳飽我心神靜處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疑遲不學

無知隨念交集所以每講聽採坐列羣僧就務鑽研其人無幾學猶不解況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爲近實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舉甫牽材未由物命燎原旣隰豈避生靈唯恐福業不成實未懷諸慈惻是則不聞大聖之明誠也十誦三相正在斯人或謂爲福行罪功過相補是又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方制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策心不惟事業無益之咎故世思微務靜之士招引實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者衆麤法易染妙理難弘爲迷三也若能依准教行不越常刑賢聖所同實當弘護至如澄寺九百神道

映於趙都遠林不刊戒德流於晉世可龜鏡矣專門
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夫薄誦戒緣粗知文句時登
九座引衆闡揚慢水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
師之清誠也法身成具方免師資今乃易從止足未
思弘瞻魚睨雲漢爵躍僧倫惟我律師餘皆師律顧
諸經論事等石田針膝高名約同稊稗知法世寡誰
辨薰猶任縱科治是非一亂輕重由其量處禍福自
其心神出語成形曾無再覆傳而不習禮門所輕習
而不經釋宗所誠何異讀禮而存倨傲誦易而忽陰
陽易哉斯言令終宜始但以時遭像季法就澆漓律

部邪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義旨誦文指紙籤
述題鞭記賞有則依闕則絕言縱有異徵取通無路
便言律無正斷故是前聖開聽遂卽冒世輕生漫行
章句飲杏湯者爲清齋畜錢寶者爲小犯坐具無勞
截淨鉢量未必姬周斯皆強於鉛刃易取思齊其迷
四也若能廣尋羣典備閱行藏挹酌四印照融三制
臨機剖斷則文理相循括舉例則物我同曉如斯御
衆世有人哉尋夫戒律之筌筌於持犯定慧之學恒
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銷能持則神機清遠餘外浮
遊章句等捐月而執指端矜誕教相同詠藥而迷愈

撰述

續高僧傳卷二十九

疾論者試開四學終墜兩迷非言何以致詞詞列惑
心寧盡故經陳曰種種法喻咸存離著律又述云常
爾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誠叙微有箴銘將用體
鏡如流且復昭彰于後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音釋

施主惣無衛內

裨

班麋切

頽

頽徒回切墜也

糾

吉黠切

覈

下韋切考

實

濕入切下

睨

五計切

邪視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二十九卷計字六千九百該銀三兩

五錢八分釋在誠對丘義民書和泐刻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唐釋道宣撰

護法上

本傳八人附見四人

東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傳一

西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臻傳二

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三

周終南山避世蓬釋靜藹傳四

慧宣

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五

慧儵 慧影 寶貴

新州願果寺釋僧勔傳六

隋京師雲華寺釋僧猛傳七

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八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餐寢玄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爲三寶之良將卽像法之金湯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心虛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玄儒尤明論道故使七衆望塵奄有繁鬧最厭世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獎誨多以戒禁爲先亟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衆千餘竝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及長六十最居座端深怪其異旣無外衆通夕懷疑明日重推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

者竝異倫大德衣服正怙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恰滿六十焉故知道會聖心是使幽靈遐降竹林羣隱明非妄承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住洛都融覺寺寺卽清河文獻王懌所立廊宇克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禮之號爲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爲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爲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爲任元魏正

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滕宣勅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以爲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最問曰老子同何王而生何年西人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縣厲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爲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約斯明矣最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

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如來言出何文紀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明於佛迥無文誌何耶最曰孔氏三備卜經佛之言言出在中備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達何能自達帝遣尚書令元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樂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

撰述
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
衆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諫乃
止配徒馬邑最學優程譽繼乎魏史藉甚騰聲移肆
通國遂使達儒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興
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道臻姓牛氏長安城南人出家清貞不羣非類謙
虛寡交顧唯讀經博聞爲業諸法師於經義有所迷
忘者皆往問之西魏文帝聞而敬重尊爲師傅遂於
京師立大中興寺尊爲魏國大統于時東西初亂宇
文太祖始纂帝圖挾魏西奔萬途草創僧徒相聚綴

旒而已旣位僧統大立科條佛法載興誠其人矣爾
後大乘陟岵相次而立竝由淘漸德化所流又於昆
池之南置中興寺莊池之內外稻田百頃竝以給之
梨棗雜果望若雲合及卒帝哀之廢朝喪事所資竝
歸天府送於園南爲立高墳塋封之地一頃今所謂
統師墓是也近貞觀中猶存古樹

釋曇顯不知何許人元魏季序遊止鄴中栖泊僧寺
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涉其塵皆通諮了義隱文自
餘長唱散說便捨而就餘講及後解至密理顯便輒
已在聽時以此奇之而覩其儀服猥濫名相非潔頗

復輕削故初並不顧錄唯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也私惠其財賄以資飲噉之調或因昏醉臥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神器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安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年下勅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對校道術爾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舉或轉或呪諸方梁橫豎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

一對士女擁開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靜乃高談自伐矜街道術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侮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可見帝命上統今與修靜搦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世也雖然天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醉酣盛扶輿登座因立而笑衆皆憚焉而是上統所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云向誇現術一之與二者深有其致矣卽於座上翹足而立曰吾已現一矣卿可現二各無言對顯曰向呪諸衣物飛舉者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皆無動

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衣置諸梁木怙然無驗諸道士等相顧無顏猶以言辯爲勝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羣小庶人矣靜與其衆緘口無言文宣處座自驗臧否其徒爾日皆捨邪從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染剃故斬首者非一自號神僊者竝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遊悉委屍于地僞妄斯伏乃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乃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

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廣如別傳所載于時齊境一心奉佛國無兩事迄于隋運方漸開宗至今東川此褻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馳名秦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績高齊知人難哉上統揣其骨則千里駿足異世同駕以貌取人失之自古則徒飾玄黃矣復何能抗禦之哉顯竟以放達流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甫爲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

者咸賞異之謂興吾宗黨其此見矣與同伍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曰異哉審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強違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謁決裂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瓦棺寺依和禪師而出家時年十七具戒已後承仰律儀護持明練時所載重又從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敞重幽更習先解便知濫述周行齊境顧問知律講席論堂亟陳往復詞令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擯影嵩岳尋括經

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門等四論最爲投心所崇餘則旁纘異宗成其通照言必藻纘珠連書亦草行相貫高爲世重罕不華之後自悟曰綺文爽理草寔亂真豈流宕忘返不思懲艾乎自爾誓而斷之唯以釋道東鶩並味前聞恐涉邪津悔於晚學又入白鹿山逖觀黃老廣攝受之途莊惠詭駁標寓言之論未之尚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謁求道情猛欣所聞見私度關塞載離寒暑旣至渭陰未及洗足卽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大鼓徒揚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陶甄舊解蕪沒

遜遁知我者希掩抑十年達窮通之數體因緣之理
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反峯名避
世依而味靜唯一繩牀廊無庵屋露火調食絕諸所
營召彼癘徒誨示至理令其致供日就噉之雖屬膿
潰橫流對位而無厭惡由是息心之衆往結林中授
以義方鬱爲學市山本無水須便飲澗嘗於昏夕學
人侍立忽降虎來前跑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
乃使挑掘飛泉通注從是遂省下澗須便挹酌今錫
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藹立身嚴恪達解超倫據林
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傳樂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

而乃演必令學侶袒立合掌殷勤鄭重經時方遂乃
勅取繩牀圍繞安設致敬坐訖藹徐取論文手自指
擿一偈一句披釋取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令其傳
意方進後偈傍有未喻者更重述之每日再講此法
無怠常自陳曰余厭法慢法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
心無信奉恒懷怏怏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試縱情欲
誠心造惡有時攝念惟願假修相善如此不名安身
如此不名清心故約已制他誠非正檢然末世根緣
多相似耳必厭煩屈者須住不辭具儀者離此其開
蒙敦勵皆此類也有沙門智藏者身相雄勇智達有

名負糧二石造山問道因見橫枝格樹戲自稱身遇
爲藹見初不呵止三日已後方召責云腹中他食何
得輒戲如此自餐名爲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終不
再納遂遣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世號玄門二傑當
時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教體紛諍由生諮藹取決讓
謝良久方爲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禮各鳴一足跪
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應處世攝道今則獨善其身
喪德泉石未見其可藹曰道貴行用不卽在言余觀
時進退故且隱居求志耳爾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
屬周武之世道士張賓謫詐罔上冒增榮寵潛進李

氏欲廢釋宗旣縱倖紫宸蠅飛黃屋與前僧衛元嵩
齟齬相副帝精悟朗鑒內烈外溫召僧入內七宵禮
懺欲親覩憊犯冀申殿黜時旣密知各加懇到帝亦
七夕同僧不眠爲僧讚唄并諸法事經聲七轉莫不
清靡事訖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調高拔躬
抗帝旨言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但述懷曾無赦
退藹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
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褻懷
音寧無爾德又爲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滑坐此形骸
晏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未分組醢於盜跖耳徑詣闕

上表理訴引見登殿舉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彌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傳記談敘正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不詰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鏘然無撓百僚近臣代之戰慄而神氣自若不阻素風帝雖愜其詞理而滅毀之情已決既不納諫又不見遣藹又進曰釋李邪正人法混并即可事求未煩聖慮陛下必情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索油鑊殿庭取兩宗人法俱煮之不善者立可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言乃與同友七人於彌勒像前

禮懺七日既不食已一時同逝藹知大法必滅不勝其虐乃攜其門人四十有餘入終南山東西造二十七寺依巖附險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法滅之後帝遂破前代關山東西數百年來官私佛寺掃地並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克爲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三寶福財其貲無數簿錄入官登卽賞費分散蕩盡初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左右彷徨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騰虛空在於鳥

路大者上摩青霄大如十斛圍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幡無腳爾日天清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東宮府道經圓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橫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墮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笥屬隋興運轉牧冀州爰命所部從事趙絢敘之曰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累恕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使羣經騰翥等扶搖之上昇隻卷飄返若丹鳥之下降其去也明惡世之不

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由震乘乾更張琴瑟親臨九服躬總八荒知三寶之可崇體四生之不固遂頒海內修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氲同諸舍衛僧尼隱軫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明靈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芳後葉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乃勅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氎衣道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斬縲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卽事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從聞法便關覽

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興賓王會遣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代并錄見事指掌可尋冀藏諸巖洞庶後代之再興耳自藹入法行大慈門繒纊皮革一無踐服唯履毳布終于報盡後獸身情迫獨據別巖勅侍者下山明當早至藹乃跏坐盤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挂于松枝五臟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面鬻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眠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

封外就而殮焉卽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頽之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隙乃見藹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爲白色卽是魔業不遂所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卽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敘之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

巖松天人脩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衆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爲覆沒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此報一罷四大周零泉林逕絕巖室無聲普施禽獸乃至昆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克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濟此身不淨底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汗塗漫此身是穢猶如死狗六六合成不從化有觀此是身無常所因進退無免會遭蟻螻此身難保有命必輸狐狼所噉終成蟲蛆天人男女好醜

貴賤死火所燒暫見如電死法侵人怨中之怨吾以爲鼎誓斷根源此身無樂毒虵之篋四大圍繞百病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數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我以不自在無實橫計凡夫所宰久遠迷惑妄倒所使喪失善根畜生同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太山當來兼倍未曾爲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於法無補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淵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華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諸佛賢聖長辭三途正道決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餐法證大無生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

爲首十地滿足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應當如是思衆緣既運湊業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也識悟玄理早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兼以恬虛靜泊凝心勝境謙肅爲用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不推服後隱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擁志經論思拔深定慧業斯舉傍觀子史粗涉大綱而神氣高朗挾操清遠進具已後崇尚涅

槃以爲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濱盛揚二部更互談誨無替四時住大陟謁寺常以弘法爲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安內外旣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並會才華而風韻疎通雅調詳簡執禮居尊仁被朝貴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草偃從之周武廊清天步中外禔福頻御雕輦躬禮安焉安道爲物宗師坐鎮崇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敷化高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卿側目觀者榮慶時及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箸曰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法師如何以罪累人

安曰佛教權實律制開遮王賊惡臣並通供給貧道據法相擬理非徒爾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也但恐損道衆耳又與賊臣同席誠無預焉卽勅將去更論餘法曾不以介意斯卽季代之高量也後勅住大中興寺別加殊禮帝往南郊文物大備諸道俗同覩通衢勅別及安令觀天子鹵簿儀具安答曰陛下爲民故出貧道爲法不出帝聞彈指歎善久之安鑒悟絕倫德風遠扇立形平准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學慧偶知名周壤偶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不學書而耳餐取悟一聞不忘藏諸骨髓流略儒釋談如泉涌

攻擊關責鋒鏑叢萃曾於一日安公正講涅槃後命章設問遂往還迄暮竟不消文明旦又問構難精拔安雖隨言卽遣而聽者謂無繼難偶終援引文理微並相讎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其致方事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高揖偶後歷尋華土縱學名師凡所霑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室三十餘年言晤飛玄誠逾目擊因疾而卒安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見較其

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衆論乖各是非滋生並莫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二十六條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傷靈道士卽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并悼史籍之沉闕乃作二教論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

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置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亹亹茲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途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猷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繫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於彌劫奚可值哉主人答曰子之窮辯未盡理也夫萬化本於生生

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始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率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

別之則應爲九教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化之內含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靈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檀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覓祈出世而理無不周邇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

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靈孰能興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黔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言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麤者修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未未暨其本矣教者何耶筌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筌不爲免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

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巨壑微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蓋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

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帝爲張賓構譖意遣釋宗初覽安論通問僚宰文據卓然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有所推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者普著衣冠爲學士焉事在別傳安削迹潛聲逃于林澤帝下勅搜訪執詣王庭親致勞接賜牙笏綵帛并位以

朝列竟並不就卒于周世初安之住中興攜母相近每旦出覲手爲煮食然後上講雖足侍人不許兼助乃至析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告人曰母能生養於我非我不名供養卒于母世初無一息斯准天聖擔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知將卽世也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諸弟子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

者行道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存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寃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揖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伸俯仰不辭勞役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憺怕虛白可奇可貴故自頃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爲智以小供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

則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誡其一曰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迹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青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唯道爲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

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
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
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從容豁然離俗志
存玄妙軌真空_意候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
著染濁空爭長_意銖兩升斛與世爭利何異僮僕經
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
自洗沐其四曰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世帝
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
清淨自利利人滅之所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
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鐵

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
自新其五曰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
欽志叅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
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四大恣其五
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
約幸自開神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
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
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
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其七曰卿已出家不
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飲

食雖疎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誡汝各宜自敬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曰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

累悲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影寶貴並列名隋世影傳燈大論繼踵法輪汎迹人間情多野外著傷學存廢狀修等三論傷學除謗法之愆存廢防奸求之意狀修令改過服道並藻逸霞爛煥然可遵後卒開皇末歲貴翫闋羣典講律爲務見晉世支敏度合五家首楞嚴爲一本八卷又合三家維摩經爲一本五卷隋沙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爲一本六十卷貴乃合三家金光明爲一本八卷復請崛多三藏譯銀主陀羅尼及囑累品足以成部沙門彥琮重覆梵本品部斯具焉

釋僧勔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周武季世將喪釋門崇上老氏受其符籙凡有大醮帝必具其中褐同其拜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據國雖奉事未詳讎校遂不遠鄉關躬聞帝闕面陳至理以邪正相叅僥情趨競未辨真僞更遞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文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序凡位皎然其詞略云勔以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真

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讎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誠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内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勅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

末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矣往禱祝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考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別別人世并內經外典並對條例覽詳卷晉邪正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野通人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涇陽人姿陰都雅神情迥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聰慧利根幽思通遠數十年間躬事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昔魏文西征勅猛在寢殿闡揚般若貴宰咸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屈住天宮永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互說法當時旨延問對酬答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構聚猛乃徐搖談柄引敵深渦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元始真文字經粉碎曩日天師徒侶瓦解乖張道俗肅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猛分爲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生之善

詞甚崇粹學觀所歸卽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事幽栖待旦隋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俱德重玄儒湊進追訪至京令崇法宇於大象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卽前陟岵寺也聲望尤著殊悅天心尋授爲隋國大統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權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而恒住雲華勗徒課業以開皇八年二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話言盈耳翕然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卽神遷時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

東馬頭穴刻石立銘于雲華寺今猶存矣

釋智炫者益州城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有異光少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洛學衆推崇請令覆講若瀉瓶無遺會周武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於是詔率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於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勅道士先登時有道士張賓最爲首長登高唱言曰原夫大道清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僊壽與天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含生賴之以得長生洪恩厚

利不可校量豈如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頭來看襄城公何妄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禪師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在此不可造次知禪師爲佛法大海然應對之間復須機辯衆共謀議若非蜀炫無以對揚其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旣爲衆所推又忿張賓浪語安庠而起徐昇論座坐定執如意謂張賓曰先生向者所陳大道清虛淳一無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起起自何時所說之教於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本土客寓中華

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浪語爲前王無識輩汝等輩得至于今今日聖帝盡須殺却帝惡其理屈今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賓旣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此主不淨一也經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多造罪過好行姪汰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遍相攻

伐此衆不淨三也。主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留之以助國化。顧謂炫法師曰：「能解此三難，真是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於此。按天尊處紫微宮，恒侍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時，必須鹿脯百杵、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姜斌犯法，此又甚於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

欲空於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炫雅調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帝曰：三皇經何曾有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內羣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以周武非嫡故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乍可早亡，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於世乎？」衆皆壯其言。明日，出勅二教俱廢，仍相器重，許以婚姻期，以其政法師。

志操逾厲與同學三人走赴齊都時周齊之界皆被槍布棘彼有富姓張鋪氈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盛爲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善恐帝肆怒橫加異責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爲言曰臣恨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遠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元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彌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都歸趣一人而已歲景將秋懷土興念又以蜀川迥遠與義未宣援首西歸心存敷暢蜀王秀未之知也時

長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文帝謂之曰炫法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所對文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何成檢校宣明稽首陳謝死罪及還先往寺叅禮寺舊在東逼於苑囿又是鄱陽王葬母之所王旣至孝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今處供養無闕至大鄴改爲福勝寺法師宣揚覺倦入隱三學山觸目多感遂遊山詩曰秀嶺接重煙欽岑上半天絕巖最低更舉危峯斷復連側石傾斜澗迴流瀉曲泉野紅知草凍春來鳥自傳樹錦無機織猿鳴詎假弦葉密風難度枝疎影易穿抱袞依閑沼策杖戲荒田遊心清漢表置想

白雲邊榮名非我顧息意且蕭然年一百二歲不病而卒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无礙菴

音釋

施主 与次共衛事

觔

彌克切

帖

他協切

胸脯

胸權俱切脯方矩切胸脯乾肉也

堡

博浩切

障

蒲交切足也

跣

跣之石切盜跣人名

毳

克芮切細毛也

鐸

逆各切刀劍鋒

也

齧

克角切

黔

其廉切

渦

烏禾切水回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贊刻

續高僧傳第三十卷計字乙萬六百八十箇茲

銀五兩五錢五分
真州釋道一對長洲徐普書江寧高尚武刻
萬曆庚戌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